



著 銓 陳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歸

鴻

定價國幣二千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陳

銓

發行人

陶

百

川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著 銓 陳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原书缺页

片上那個老女人會是她，玉蘭說，她照了一個怪樣子！

時間久一點，友于成了他們家裏的一個人。父親白天到北站去辦公，友于陪着老太太談一些家常的事情。老太太常常說，友于能夠體貼人，比她的兒子好。父親回來聽見，笑老太太不客氣。那一天老太太又提到這一句話，玉蘭笑對友于道：「媽媽既然這樣喜歡你，你爲什麼不拜給她呢？」

母親立刻說玉蘭不懂規矩。友于心裏本來有一句話，已經湧到嘴邊，但是想一想，不好意思，不說了。

玉蘭最喜歡數學，常常要她的哥哥幫忙，哥哥不喜歡人打攪他，說玉蘭討厭。玉蘭氣了，說：「你討厭我，我也討厭你！」友于問：我可不以幫忙，玉蘭說：「當然可以，只要你不和哥哥一樣。」

平心而論，友于對於數學，並不喜歡，不過玉蘭要問他就不能說不喜歡的話。

一個月的時間，轉瞬就過去了。友于覺得住久了不好意思，打算要回北平。一家都留他。母親特別下廚房去作湯圓，這是友于最喜歡吃的東西，主人的隆情盛意，頗使客

4
人不安，然而恭敬不如從命，只好留下。

玉蘭雖然說十四歲，家庭的事情，非常清楚，替母親分許多的勞。有時大家正在談天，忽然門鈴一響，玉蘭就像射箭一般地跑出去，三言兩語，就把來人打發走了。

玉蘭的舉動異常之快，脚步却異常之輕，好像絲毫不費氣力。她忽來忽去，杳渺無痕。有時大家正談到她，她已經立在面前。

玉蘭說話極快，極清楚。她的嘴，小小的，嘴唇薄薄的。友于喜歡聽她說話，尤其喜歡看她說話，因為說話的時候，她嘴唇的動作，特別輕靈。

她喜歡笑，偏偏家裏又有一個極好的笑料，就是他們的老媽子。這位老媽子已經五十多歲，幫了三十幾年，大家仍然叫她「新來的」。「新來的」作事最慢，耳朵又聾，玉蘭老把她來開玩笑，惹得大家笑。

玉蘭笑的時候，老用手遮住嘴，假如不遮嘴，她喜歡用牙齒咬住下唇。

暑假完了，友于同他的朋友，準備回校。臨行的時候，父親母親再三叮囑，暑假再來。友于只好答應。

在收拾行李的時候，有一個機會，和玉蘭單獨在一塊兒。友于說：

「你母親老勸我寒假再來，到底我應不應該來呢？」

「有什麼不應該？」

「你不討厭我嗎？」

「我不知道！」

玉蘭一轉身不見了。

到車站玉蘭陪着去，哥哥買票去了，友于又說：

「二妹，你真的討厭我嗎？」

「真的討厭！」

「那麼我寒假不來了？」

「爲什麼不來？媽媽頂高興你的。」

沉重的火車，載着沉重的心回到北平。

友于心裏似乎有許多感傷。有時看書，看電影，同朋友談天，忽然一陣心酸，眼淚欲奪眶而出。他素來最恨男孩子流淚，此時內心充滿了羞慚。

他更喜歡文學，他決心以文學爲終身事業。課餘之暇，他放手寫一些詩歌，覺得不好，又着手寫長篇小說，仍然不覺得高明。他明明知道二十一二歲的年青人，不會創作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是看看時下知名之士的作品，他又非常自負。

寒假到了，重新來到天津。一家人都高高興興地歡迎他。玉蘭一刻不停地跑進跑出，不知道在忙些什麼，友于一晚上都沒有清楚看見她。

整晚上睡不着，快天明的時候，到熟睡了。

朦朧中聽見「新來的」擺碗筷的聲音，一翻身起來，看鐘已過九點。幾下把鞋襪衣服穿上，開門出來，玉蘭一面吩咐「新來的」打洗臉水，一面對着他笑。

「二妹，你笑我嗎？」

「我沒有笑你。」

「你笑我起得太晚，是不是？」

「不是。我笑你身邊沒有帶一個鬧鐘。」

「真刻薄！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買一個鬧鐘來送你。」

「爲什麼不呢？我就是喜歡有一個鬧鐘？」

友于想了一想，不再說話了。

晚飯後，父母親都休息去了，三個人還圍着火爐談天。友于忽然說：

「二妹，你要的東西，我已經買來了！」

「什麼東西？」

你先得答應我，你不給我釘子碰！」

「那一定給你釘子碰！」

「那麼就算了罷。」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玉蘭的哥哥問道。

「我也不知道！」玉蘭說。

「二妹，真的不能給我釘子碰呵！」

「好罷，你拿出來瞧瞧，到底你搗的什麼鬼？」

友于房裏，拿了一個大紙包出來。雙手交給玉蘭。玉蘭用手一捏，只覺得是一個方盒，沉沉的，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她解開一層紙，還有的幾層。忽然她心裏明白，不解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玉蘭的哥哥問。

「不關你的事！」

她回身就跑了。

友于滿心高興。等了好一陣，玉蘭不轉來，他們也進房睡覺。

第二天，母親代表玉蘭謝謝友于，難爲他這樣關心。

玉蘭在旁邊只是笑。

第三天，母親忽然病了，病得很利害。請醫生來看，一連兩劑藥不見效。據說是肝

氣痛，痛起來滿床亂滾。

中醫不見效，又請西醫，打針、吃藥、依然不見效。一家都很着急，友于也坐立不安。

老人的病，看看不行了，父親吩咐準備後事。但是到晚上，似乎又鬆一點。她把玉蘭兄妹，先後叫進房裏，說了許多話，最後又請友于進去。她口口聲聲說，她不會起來，希望友于將來多多看照他們兩兄妹。

友于說了許多安慰的話，老人似乎很高興聽。

又繼續挨過了三天，忽然病有轉機了。四天以後，又重新出房。

病好起來，老太太對友于特別客氣。每頓飯她都留心，惟恐菜不夠，又愁菜不好吃。

風平浪靜地過了幾天，又到開學的時候。

友于心裏覺得有許多話要對玉蘭說，但會面的時候又無從說起。

等到再度離開天津的時候，友于的心，比從前更加沉重了。

(三)

回校以後，友于專心從事他的長篇小說。在暑假前，二十萬字的巨著，居然成功。先生稱賞他，同學羨慕他，書店給他出版，社會上博得好評，青年作家的幻夢，能夠算實現了嗎？

他寫了一封信，寄了一本書給玉蘭，玉蘭沒有回信。

他同他的朋友，要到美國留學去了。臨走時又來到天津。

一切同從前一樣。玉蘭照樣地歡迎他，但是對於他的作品，始終沒有一句話。

他內心感覺失望，說話不出口來。

玉蘭不斷地來問他的數學，他勉強回答她。他心裏奇怪，爲什麼玉蘭偏偏要喜歡這門科學呢？他想起英國小說家哥爾斯密斯的話：「數學是智力中最下流的。」滿心不樂

「二妹，你將來想學什麼？」

「我想學自然科學。」

「你不喜歡文學嗎？」

「文學也喜歡，但是同我性情不相近。你知道我們一家人，都是科學的。父親是這樣，兩位哥哥也是這樣。」

友于不能再問下去了。

臨行的前一天，一家人都依依不捨的。友于心裏苦悶得慌。他對玉蘭說：

「二妹，我們以後通信，好不好？」

「好到好，只是我不會寫信。」

「你太客氣了。」

「這到不是客氣，以後你就知道了。」

在上海等了二十天的船，友于老是愁眉不展。最後他一個人跑到西湖去住了幾天。美麗的湖山，令他心胸爲之一暢。

在船上認識一些男女。有一位廖女士，特別垂青他。這位女子雖是廣東人，却說一

口的好官話，瓜子臉，大眼睛，喜歡穿一件紅衣服。友于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友于，兩人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們一塊兒吃飯，一塊兒喝茶，談天、散步、下棋、在月光的晚上，他們並肩憑欄，夜深都不回寢室。

在舊金山下船的時候，出乎意外的，有一位青年男子來迎接廖女士。等廖女士替他們介紹，友于便知道他是廖女士的丈夫。

當天晚上，友于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玉蘭，說了許多感情話。他說他整個的時間，都在想念她。信寫完，重新看一遍，覺得臉上有點發熱。

第二天第三天，繼續又寫了兩封懇切的信。

到紐約進大學，他苦悶得發慌，不斷地寫信給玉蘭，把他親自替玉蘭照的像片，放在書桌上，朝夕地想念她。

一個多月以後，玉蘭的回信來了。他一陣的狂喜，手拿着信，有點戰慄。但是打開一看，裏面一共四行。像一個電報，更像一位屬僚對長官問單的報告書。一點話不上。

揮，更找不出任何的感情。

他又寫了許多的信，每一個月，不多不少，一定有一次回音，還是那麼簡單，冷淡，無趣味。

他的心漸次涼了。照樣每一個月，寫一封信，但是也沒有引起任何的怨言。

同宿舍有幾位中國學生，看見他無聊，約他出去跳舞，認識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有一天晚上，幾對青年男女。飲酒狂歡。中夜後，一個個七歪八倒地躺在地板上。在友于旁邊的，是一位年將三十飽經世變的女人。在糊裏糊塗的景况中間，友于的人生經驗，忽然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天起來，心中懊悔萬分，恨不得毀滅了自己！

幾次提筆想寫信給玉蘭，再沒有勇氣。後來索心橫了心，一切置之不理。

玉蘭發的一封信，寫得很長，很悲痛，這是他們彼此通信以來，最富於感情的一封信。

友于搖頭嘆息。忽然滿心憤怒，把信撕成粉碎！

(四)

以後五年中間，遠涉重洋，踏遍歐美，過一切狂放的生活。悲觀、頹廢、醉生夢死，然而心靈深處，隱含一種失望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在柏林，他看一陣書，非常疲倦，已經上床睡覺。忽然他發狂似地，披衣起來，不顧寒冷的北風，走出門去。

他信步所之，走了一個多鐘頭，頭腦漸漸清楚，準備要回去。路過一家跳舞場，輕微的音樂，使他停步。他買了一張門票進去，裏面男男女女，坐了許多的人。

他開了一瓶酒，一人自斟自飲，一回頭，看見旁邊有一位年青的女子，美得像一張畫片。他走上前去，要求她跳舞，女的答應了。

跳完以後，他問她可不可以到他桌上來，一塊兒喝酒。女的說，她不願意喝酒，願意晚餐，友于說當然可以，立刻叫了一份。女孩子很高興地吃，友于坐在對面仔細審視

她。

「我有兩天沒有吃飯了。」

「你是幹嗎的？」

「還用問？失業的工人？」

「你作什麼工？」

「店員。」

友于不願意跳舞了，坐着陪她談天。那樣年青，那樣天真，在這樣場所，友于從來沒有碰見過。

「我到願意和你多談談。」

「你談好了。」

「這兒不好。」

「那點不好呢？」

「因爲人太多。」

「女的臉一紅，低頭想了一想。」

「你能夠替我付下月的房錢嗎？」

「要多少？」

「三十個馬克。」

「可以。」

「你有保障嗎？」

友于一下明白，女的誤會了他。

他躊躇了一會，點頭答應，立刻付了賬，同她走出跳舞場。

天明回家，疲倦已極，橫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午飯的時候，房東太太送一封信來。友于接過一看，是玉蘭的筆跡。

信裏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問候他，希望他努力，父母都健康，她已經在讀大學。

他把信使勁捻成一團。重新走到街上。

滿街都是小孩子賣報的聲音。他買一份來看，日本軍隊，已經開進瀋陽。

接連十幾天，天天看報，天天見着壞消息。他精神興奮極了。上課的時候，同班的德國學生，老問他爲什麼不回去打仗。他羞得難當。

他整天在圖書館寫他的博士論文，想藉此壓制他內心的悲痛。三個月以後，出乎意料之外，一切材料都到手，居然告一結束。

他的論文，經過教授接受通過，他準備考試，也僥倖過去了。

等他決定回國的時候，回了玉蘭一封信。

在上海會見玉蘭的哥哥，打聽玉蘭的消息。

「她現在在北華大學。」

「學什麼？」

「學物理。」

「成績一定很好了。」

「就是因爲她成績很好，先生很得意她。這位青年的先生，曾經到天津來過了好幾次。」

友于心裏明白，他原來的位置，已經被人佔有了。

一切都是自己的錯，沒有什麼可說的。

一年以後，他自己也結婚了。

結婚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從郵政送來一包禮物，外面沒有住址，裏面沒有名字。打開來看，是一個鬧鐘！

(五)

時間消逝得很快，十五年的光陰，轉瞬就過去了。

因為晚上同朋友談天太久，早上很晏纔起來。廚子老李進來問：

「張先生，什麼時候了？」

友于看看桌上的鬧鐘，回答道：「十點半。」

「張先生，你這個鬧鐘真好！」

「有什麼好？」

「準得好！」

「對了，準得很！準倒霉！」

友于心裏一陣大怒，恨不得把鬧鐘打成粉碎！

「張先生，你真會開玩笑！」

「一點也沒有開玩笑，我恨這個鬧鐘，我想打壞牠！」

「爲什麼？」

「真囉嗦！你高興拿去好了！」

「真的嗎？」

「真的！」

老李張着兩個大眼睛，頭上的瓜皮小帽，都移了點位置。

「瞪着我幹嗎？趕快拿去滾！」

老李心花怒放，提着鐘，連聲道謝，出房去了。

友于長嘆一口氣。

老李滿面笑容，口裏常常在哼演戲。只要有二位朋友來，他一定要把鬧鐘給他瞧，自己稱賞一番。

那一天早上，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友于還躺在床上，忽然老李走進房，告訴他有警報。

友于兩下把衣服穿好，一直跑出校門。

經過廚房，老李還在那兒煮飯。

「老李，你幹嗎不走？」

「沒有關係。日本飛機不會來的。」

友于糊跑到半山，機關槍高射砲的聲音，就響起來了。他伏在墳地間，隆隆的機聲，從頭上飛過。不到一分鐘，一羣炸彈掉下來，山搖地震，似乎隔得很近。回頭一望，城裏一股黃煙。

一個鐘頭以後，警報解除。友于回到校門，看見老李坐在牆邊，面如土色。

「老李，你怎麼樣？」

老李搖搖頭，說不出話來。

友于掏了十塊錢，命令兩個校工，把老李送到紅十字醫院。

友于的宿舍，炸成一塊平地。臨時搬到學校的教室。

到醫院的工友回來說，老李的傷勢很重，腰上腿上，都有重傷。有一位工友，在日
本飛機來時，同老李一塊跑出來。已經出校門，老李忽然想起他的鬧鐘，又跑回去，剛
好碰着炸彈。

兩個月以後，老李全身發黑點，呻吟了一夜，就過去了。

死的時候，他手裏還拿着友于的鬧鐘。

二 花 瓶

已經是十二月的北平了，朝日沒有光輝，寒氣凜烈，窗外的北風，正在怒號。

秋痕揣了一碗人參燕窩湯，輕輕把門推開，走進屋來。床上淡綠色的被窩，掩蓋假裝酣睡的曼麗。秋痕的開門聲和脚步声，她早已聽見了，但是她故意不理。等秋痕喊了三四聲以後，她纔轉過身來，把一雙雪白的手臂伸出被窩，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呵欠，眼睛慢慢睜開，問她喊什麼。秋痕請她吃人參燕窩湯，她說她不想吃，還想再睡一會。

「小如，不要再睡了罷。劉先生已經在客廳等你半點鐘了。」

秋痕這一句話，似乎有神祕的力量。曼麗翻身從床上起來，穿上拖鞋，跑進洗澡間，放水洗臉。口裏不斷地埋怨，說劉先生既然來了，爲什麼不早來告訴，讓他等這樣久。秋痕說，她本和早來告訴，因爲劉先生攔住，不許她驚動小如，所以沒有來。曼麗說，這是劉先生空氣，秋痕太蠢了，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明白。

曼麗不用五分鐘，就穿戴好了。喝了一口人參燕窩湯，馬上奔到客廳。

劉雲樵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兩眼望着米兩宮的對聯，王維的山水畫，正在出神。曼麗輕步走進來，他似乎不知道。等到曼麗走到沙發後面，用手搭上他的右肩，他頭也不回，用左手握住曼麗的右手，口裏柔聲道：「表妹，睡醒了沒有？」

「很早就睡醒了，因為沒有什麼事，懶得起來。你幹嗎不叫秋痕早來告訴我？」

「因為我怕擾了你的酣睡。昨天晚上，在北京飯店跳躑回來，實在也太夜深了。我想你當時也很困了罷？」

「一點也不困。誰說？」

曼麗一面走過來，坐在他的旁邊。

「表哥，我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情！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時候，已經十二點半了。

父親本來吩咐我，十一點鐘以前，一定得回來，我到怕他生氣。那曉得我回來，書房裏燈光還是大亮。秋痕告訴我，幾位日本顧問，正在同父親討論重要事情。我偷偷在窗外一看，他們正圍着桌子，看一張單子，聽他們談話，知道是一張名單。他們還談到一位

北京大學的教授薛汝康。因為薛汝康的三小姐，同我頂要好，所以我心裏好奇，到底這件事同薛汝康有什麼關係呢？再聽下去，簡直奇怪得很！」

「怎麼樣？」

「原來薛汝康同西山的游擊隊，是一夥的！據說前一次攻西營，就是薛汝康指揮的。把日本兵打死了幾十個，連子彈庫都燒了，但是一個都沒有捉住！真想不到！一個大學教書的人，也會去作這樣冒險的事情！你說奇怪不奇怪！」

「這真是奇怪極了！名單裏面，還有些什麼人？」

「旁的他們也提出幾個。因為我不認識他們，也就不記得了。我怕父親知道，沒有聽完，就回房睡覺。但是老睡不着。」

「爲什麼？」

「因為薛三小姐是我頂體己的朋友。現在她照父親作出這樣的事情，說不定有性命的危險。我到底應不應該救他呢？不救，對不起朋友，救，你知道我父親的脾氣。」

「這件事情，當然是很困難，不過我看還是不救好了。現在的時局，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薛汝康既然要作游擊隊，是自己找死，你就讓他死好了。你想，這兩個月以來，姑父鎗斃了多少南方的間諜？死一個人，簡直就像宰一隻雞！你救得了那樣多嗎？」

「但是我總覺得，他們這一羣人很可憐！」

「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無情。你不殺掉別人，別人就要殺掉你。姑父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不知道多少人想要謀害他。前兩天西河沿那一個炸彈，要是快一秒鐘，他已經沒有命了。他不殺人怎麼成？」

「表哥，你近來的態度，和三個月前剛來的時候，很不一樣。從前你總是勸父親不要殺害無辜的青年，勸他不要幫日本人，父親很不高興。近來你却常常贊成他的主張。」

「還沒有什麼。一來我對於他的處境，已經了解，二來我要他喜歡我。」

「幹嗎要他喜歡你呢？」

「這還用說？他不喜歡我，我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我懂你的意思！」

「你總有一天會懂！」

「誰說？我永遠也不會懂！永遠也不想懂！」

「姑父在家嗎？」

「大概早出去了。他一天到晚，就是這樣忙。」

「今天我們到那兒去玩呢？」

「先到北海去滑冰，回頭到德國飯店吃午飯，三點鐘到光陸看電影，五點鐘溜王府井大街，七點鐘再到北京飯店去吃飯跳舞，今天是星期六，那兒特別熱鬧。」

「你已經計劃得這樣詳細了嗎？」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想好了。」

「你不是在想薛汝康嗎？」

「想了他又想你，想了你又想他，我就是這樣亂想！」

「那麼薛汝康的事情，還管不管呢？」

「你既勸我不管，我就不管好了，因為我最相信你的話。你等着，我去換一件衣服。」

，就來。」

曼麗一步一跳地跑進去了。劉雲樵嘴角上浮出一個微笑。他把皮包抽出來，打開，先看：曼麗的像片。然後在小袋裏拿出鉛筆，在一張角票上，亂劃了幾筆，隨手就把皮包關上，塞在袋子裏去。

一會曼麗出來，穿一件淺紅色壓金的旗袍，披上一件灰鼠的皮大衣。秋痕跟着出來，叫汽車夫開汽車。曼麗吊着雲樵的手腕，走出大門。大門口有一個老乞丐，生一身爛瘡，向他們要錢。雲樵打開皮包，拿一張角票給他。

「這個老乞丐真討厭！每回我們出來都碰見他！」

「我看他怪可憐的！」

「表哥，你這個人心腸真軟！」

「我的心腸要是不軟，也不會弄到現在這個地步了！」

「我看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久就懂得得了！」

「誰說？我永遠也不會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到第二天雲樵同曼麗會面，曼麗說她父親昨天晚上，回家來大發脾氣，把書房的大花瓶都打碎了。因為公安局下午派人去捉薛汝康，不知道誰走漏了消息，他一家人都逃走了。他走得很快，連桌上的飯碗都沒有收。據說家裏的廚子老媽子，都一塊兒走掉。薛汝康這個人也夠機靈，在這樣短的時間，居然能夠逃走性命。

「我本來勸你不用管，你看，現在他自己會管自己了。」

「到底誰會走漏消息呢？」

「聽說游擊隊城裏的偵探很多，各機關各團體都佈置着人。近來他們的組織，比前更嚴密，有一點消息，立刻就可以傳佈。以後要捉他們，可沒有以前那樣容易了。」

「這些那些，我都不愛管。只是那一個大花瓶，原是祖父遺留下來的，父親是不平常最珍貴的東西。這一次生氣，把他打破，今天父親早上起來，又非常懊悔，連早飯都沒有吃。」

「那麼另外買一個好了。」

「說得這麼容易！那樣古雅的大花瓶，全城也找不出來。並且自從日本人佔據北平以後，古董攤上的好磁器，都被他們明搶暗奪地拿去。稍爲有點價值的東西，早被他們拿光。就算還賸下一點好東西，個個都祕密地收藏起來，不肯擺出來賣。父親要去買，他們一定說沒有的。」

「表妹，你不要着急，我有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

「我有一位朋友，家裏有一個大花瓶。最近他要去南方，想把花瓶送我。我說我還沒有安家，用不着這樣的陳設。現在姑父既然需要，我就去要來好了。東西真是不壞，是明代的磁器，一見眼就可以看得出真假來。他是我朋友祖傳下來的東西。因爲搬家不能帶走，賣給古董攤，只能賣三十元錢。他想與其賣這樣一點錢，到不如拿來送朋友。東西確是好，你不信，明天到我公寓去看。」

「表哥，你說好當然好，我也不用去看，你明天一早帶來好了。我相信父親一定很高興的。他近來常常說你好，想替你在政府裏邊，介紹一個職務。剛纔你談到公寓，我

又想起昨天晚上，母親對我說的話了。她說，你不應當再住公寓，應當搬到我們家裏來住。這樣親的親戚，住在外面，也落得別人笑話。父親和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屢次勸你，你都不肯聽。」

「我很感謝你們的好意，但是公寓那兒，有我幾位同住的好朋友，大家會面，常常談談學問，也是好的。反正你家裏，我每天來，住在這兒和不住在這兒，有什麼分別？」

「到底還是住在這兒方便。我看你也不必再固執了。你聽我一句話，好不好？表哥，我要你聽我一句話！」

曼麗把一雙大眼睛，望着雲樵，雲樵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再隔兩天搬來。

第二天雲樵果然把花瓶帶來。他姑父生平最喜歡磁器，一看見這樣古色古香的東西，滿心高興，命人放在書房原來的地方。

花瓶放好了，雲樵和曼麗走出門來，預備去看電影。

在汽車中間，曼麗十分稱贊雲樵，說他最會體貼人。雲樵說，這不過是機會問題，隨便那一個處着他的地位，都能夠作這一件事。

「誰說？別人那有你這樣聰明？」

「我還聰明嗎？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無聊的傻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快要懂了。」

「誰說？我永遠也不會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再隔一些時候，北平的游擊隊，鬧得更利害了。西郊外日本軍隊的勢力，不能通過顯和園。城內駐軍的調動，似乎他們都有準確的消息。只要城外日本軍隊勢力不太大，他們立刻開隊伍來殲滅。等大軍圍到，他們已經遠走高飛。城內一連發生了幾件暗殺案子。有一位日本高級顧問，在汽車裏被三個青年，用手鎗打死了。甚至於警察廳長的汽車，也中了一顆炸彈。然而這兩個人，都是從曼麗父親家裏開會出來，中途碰上的。那一天曼麗的父親，從市政府回來，到絨線胡同口，被一個討飯的打了一鎗，把左手心打穿，進醫院休息了三天。從此以後，每次出門，心中都很害怕，晚上回家，睡夢中常常驚醒。

尤其奇怪的，就是火車方面也常出事情。有時鐵道被拆毀，火車出軌，有時埋上地雷，火車炸翻。最危險是有一次天津有一個重要會議，北平政府裏的高級長官，差不多全體乘專車去出席，裏邊還有好些身位要職的日本人。這一次的專車，非常祕密。除掉極少數，其餘的官員，都是臨時發的通知。但是專車開到楊柳青附近，忽然轟天塌地的一聲，地雷炸了。火車剛剛遲到一步，沒有炸着，但是車夫停不住，車翻了，死了十二個，餘了三十幾個。假如車快一步，也許就一網打盡了。

專車的消息，到底是誰洩漏的呢？那天晚上，在曼麗的父親家裏開會，只有兩位日本高等顧問，警察廳長和曼麗的父親。曼麗的父親，是北平政府的領袖，他對日本人的忠心，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警察廳長，也曾經替日本政府，工作多年，從來沒有出過亂子。至於兩位日本高等顧問，更絕對不成問題。那麼這一次消息的洩露，真有點神祕。

警察廳長一方面要洗刷自己，一方面也是自己責任所在，回應裏把所有偵探叫來，雷厲風行地，限他們三天以內，一定要查獲此案。偵探急得沒有辦法，只得隨便抓一些嫌疑犯來敷衍。火車道旁邊的農人，抓了四五個，北平城裏的學生，也抓了十幾名，拿

到一個；使用非刑拷打。但是口供還沒有問出來，有兩位學生，已經受不住死掉了。

廳長也覺得，像這樣蠻幹，一定找不出什麼綫索，只好面子上把這件事情擱置，嫌疑犯放釋，暗地裏却派人各處去私訪。

在這個時候，雲樵已經搬到曼麗家裏去住，每天和曼麗花天酒地地玩。曼麗的父親，替雲樵在市政府找了一個職務。雲樵去辦了兩天公，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以後也不常去。但是因為曼麗父親有勢力，不去還是照樣地拿很多的薪水。

至於曼麗和雲樵的關係，在兩位老人的心目中，雲樵早已經是他們的子婿。在曼麗的態度，雲樵簡直是她的丈夫，但是雲樵的態度，始終是不即不離，令人莫明其妙。你說不愛曼麗，他却成天到晚，都在陪曼麗玩，而且談話中間，常常若隱若現地，表示對於曼麗深刻的情感。你說他愛曼麗，他始終沒有明說過，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對曼麗求過婚。曼麗有時忍不住，給他許多的暗示。雲樵平常為人很聰明，在這種地方，却一點也不了解女人的心理。

有一天晚上，兩人在北京飯店跳舞。雲樵似乎心裏特別高興，他告訴曼麗：「今天

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一連喝了三盃酒。曼麗敬他，他又喝了三盃。他鬍鬚醉了，話也多了，酒越喝越想喝坐着就起不來，起來又是一個筋斗。後來還是曼麗叫汽車夫扶他上車。在車他還是糊裏糊塗的。

「曼麗！」

「做什麼？」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好孩子怎麼樣？」

「怎麼樣？哈哈！這點你都不懂嗎？等我的事體成了功，我要娶你作妻子！」

「你的事體成功了，你的什麼事體呢？」

「這個……這樣我不能告訴你。」

到家了，汽車夫和曼麗，把雲樵扶上床，曼麗不放心，一個人在房間伺候他。她重問雲樵什麼事體成了功，但是雲樵已經熟睡，搖都搖不醒。

曼麗坐在旁邊，把雲樵看了一陣，一時沒有什麼辦法。忽然她好奇心起，把雲樵脫

下來的衣服，仔細翻閱。她打開袋子裏的皮包，看裏面，除一些錢票和幾張名片以及曼麗的像片以外，她沒有發現什麼。她又到抽屜裏去翻，也找不出什麼東西。她自己已經失悔，對雲樵有這種無意識的懷疑，她要回寢室睡覺去了。

忽然在一本法文書中間，她無意之間，翻出一張紙來。這一張紙上面，盡是一些不認識的符號。她把符號仔細審識，猜度不出什麼意思來。雲樵是學文學的，難道這是他新發明的注音字母嗎？忽然她靈機一轉，回想起剛纔翻他的皮包，中間有一張角票，上面有許多亂七八糟的筆畫。她再把皮包打開，角票拿出來比較，果然角上的暗記號，就是紙上的符號。

雲樵為什麼把紙上的符號，畫在角票上呢？她仔細一想，心中恍然大悟。雲樵每次同她出門，門口不是總有一個可憐的老乞丐，雲樵不是老拿角票給他嗎？看起來雲樵一定是藉這一個老乞丐，傳達一種消息。雲樵有什麼消息要傳達呢？傳達給誰呢？她又回想起雲樵今天對她講白話，說什麼成功不成功。雲樵本來是從南方來，他一定是替南方政府，作間諜工作。

她把紙條依然放好書中，皮包裏的角票，也不動牠，輕輕掩上門，走回房去。

她精神太興奮了，呼吸都很困難。她打開窗戶，一股冷氣進來，使她打了一個寒噤。她重新關上窗戶，坐在椅上，仔細地想。

幾個月以來，她最心愛的雲樵，居然是南方政府的間諜！既然是間諜，當然是她父親的敵人。雲樵既然是她父親的敵人，她自己呢？是不是雲樵的敵人呢？

她忽然恨極了雲樵，因為雲樵並沒有真心愛她。雲樵整日和她週旋，完全是政治作用。她父親是雲樵的姑父，雲樵可以來偵探他，雲樵這個人心腸真毒。她自己那樣傾心愛雲樵，雲樵却只把她拿來作偵探工具。雲樵爲人，既沒有親戚的情分，也沒有戀愛的感情，他真是豈有此理！

她想立刻跑到她父親房裏，去告訴他一切。隨便他父親用什麼方法來處理雲樵。已經走到門口，她又不忍再走。

她在屋中走來走去，細想四月以來，雲樵對他的感情。她又覺得雲樵對她的一切，並不是虛假的。一個男子，要騙一個女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女子天生有一種感覺，

一看男人的眼睛，立刻就知道，他心中有什麼思想。雲樵喜歡曼麗，高興同她在一塊，這是絕對不能懷疑的事實。假如他有政治工作，這是另外一件事情，同他愛曼麗，沒有關係。最利害的證明，就是今天晚上，雲樵吃醉了，還對她說：「等我成功，我要娶你作妻子！」假如雲樵不愛她，吃醉以後，一定不會說出這樣的話。

她自己太愛雲樵了，四月以來，她心中已經不成問題，雲樵是她的人。今天晚上這一個發現，並不能根本動搖她。

夜深了，她隨便倒在床上，和衣而臥，翻來覆去，老睡不着。快到天亮的時候，她到睡着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她看看她父親，又看看雲樵，心中說不出地難受，她到底怎麼辦呢？

吃完午飯，雲樵和曼麗出門，那一位老乞丐，今天却不見蹤跡。曼麗心中奇怪，她偷看，雲樵四處張望，滿面的失望，坐在汽車中，半天不講話。

「表哥，今天你爲什麼不高興？」

「沒有什麼。」

「你有什麼失望的事情嗎？」

「失望！有你在身旁，我還有麼失望？」

「不盡然罷？」

「你難道永遠也不懂我的意思嗎？」

「我已經懂得你的意思了！」

「你相信嗎？」

「這不是相信，這是事實。」

「只要你能夠看清事實，這是最好不過的了。」

說到這兒，車開到公園門口，曼麗也不再談了。他們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曼麗覺得雲樵舉動談話，聲音笑貌，無一不可愛。她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天倒下來，她不能改變她自己的主意。

晚上回家已經十一點鐘了，她剛解衣睡覺，秋痕進來說，老爺在書房叫她。她進書

房，她父親很嚴厲地坐在那兒，叫她坐下。問她：

「你覺得你表哥這個人怎麼樣？」

「表哥人頂好的。」

「哼！」

她父親接着告訴她，她表哥是南方政府派人的間諜。現在一切都發現了。最初警察疑心門口那一老乞丐，派人跟了他三天，把許多他到過的地方，都曉得了。昨天晚上，出其不意，抓了二十幾個人，連老乞丐也沒有走脫。到警察廳，一陣拷打，其中有兩個受不住的，立刻招認。原來老乞丐是專門送信的，劉雲樵是新近派來作間諜工作的。他們還供出了幾個，可是派人去捉，他們老早走了。最近許多消息，都是劉雲樵傳遞的。最毒的，就是他送的大花瓶，因為花瓶底上，裝得有一個最新式的無線電發音機，所以這兒祕密會議，他們完全知道消息。

她父親大罵劉雲樵，說他沒有良心。本來昨天晚上，就要逮捕他，因為住在他家裏，警察不敢隨便驚動。今天整天都派人監視他，現在他已經回來，曼麗的父親，已經打

電話，叫警察立刻抓他。

她父親的話剛說完，警察廳長走進來，形色慌張地說劉雲樵不見了。到處都找遍了，沒有人。家裏的人，明明看見他回來的，居然會不見，真是奇怪極了。

大家瞎猜了一陣也散了。曼麗坐在家裏，精神煩悶已極。四個月以來，她第一次感覺內心的孤單。

到下午她無聊到極點。也不用汽身夫，一個人駕一輛汽身去逛北海公園。她坐在漪瀾堂，看見冰場上的人，如燕子一般，輕飄地飛來飛去。回想起同雲樵一塊兒滑冰，不勝今昔之感。

一個鐘頭以後，她已經要動身走了，忽然有一個小孩，交了一封信給她。

她把信打開一看，一切的煩悶悲哀，都沒有了。她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勇氣，去重新作一個有意義的人。

兩個月以後，上海香港的報紙，都大字登起，某某漢奸的女兒，同他脫離關係的消息。

三個月以後，曼麗和雲樵，又在重慶見面了。

「表妹，在北平的時候，你總說你不懂我的意思，現在懂了沒有？」

「誰說？我第一次會見你，我已經懂得你的意思了！」

三 浮士德遊中國記

(一)

滿天的紅雲，返映着平靜無波的海水。

浮士德獨坐在最高的山頭，仰觀俯察，要想窮探宇宙的奧妙，結果還是一無所得，他內心感覺空虛。

忽然他心中起了一股怒潮。他立起身來，緊握着兩個拳頭，眼中出火，厲聲叫麥斐士脫費立斯。林間沒有半點風，樹上的枝葉，恐怖地震顫。

麥斐斯脫費立斯在浮士德面前出現了。他恭敬地請問博士先生有何吩咐，浮士德戟指大罵道：

「你這個下流東西！你這個騙子！你忘了我們在書齋訂的盟約嗎？」

「當然沒有忘記，那上面還有你的血呢？」

「既然沒有忘記，你知道什麼是你的責任嗎？」

「我的責任，是幫助你得着人生的滿足。」

「好！你還不是騙子嗎？你幫助了我什麼？你能夠使我得着滿足的是什麼？」

「博士先生！請你不要說這樣沒有良心的話！世上的人，都說魔鬼沒有良心，希望你至少不會比魔鬼還要利害。我還沒有幫助你嗎？奧爾巴黑酒店，不是我帶你去看的嗎？那些飲酒的人多快樂，我把他們逗得多好玩！神巫的屋子，不是我帶你去的嗎？你喝了他一盃藥酒，立刻變年青。在街上遇見格銳琴，你就發生了愛——」

「你真是混賬東西！一切都是你鬧出來的！好好的一個女孩子，被你弄得家破人亡！母親服安眠藥過度，死了；哥哥同我爭鬥被殺了，她自己把嬰孩弄死，受法律的裁判。人世間一切悲慘的事情，都是你弄出來的！」

「都是我弄出來的嗎？」麥斐士脫費立斯用嘲笑的态度回答。他對人類老是這一種態度，浮士德看見就生氣。「難道是我愛上了格銳琴嗎？魔鬼至少在這一方面，比人類高明。他從來不受女人的支配！」

「胡說！你懂什麼？現在我問你：你把我弄到這個荒涼的山頭做什麼？」

「要讓你欣賞自然哪。飲酒你不喜歡，女人你不會玩弄，也許在大自然中間，你可以盡情陶醉。你睢那兒無邊無際的海水，上面是瞬息千變的雲霞，假如你是一位詩人，你心中就應當有一種滿意的感覺。」

「欣賞自然，不過是麻醉自己。我要清楚地觀察人生，我要熱情地體驗人生，我要發現人生的本來面目。什麼時候發現，我就什麼時候滿意，你就有權利驅遣我的靈魂。」

「這可麻煩了！人生的事情，那一樣認得真？你這個觀念不改，你永遠也不會滿意的。」

「那麼你永遠也不會成功！」

「這一次我可上你的當了！」

「你懊悔嗎？假如你願意取消前約，我可以答應你。我看你根本也沒有多大的本事。我內心的痛苦，只有讓我自己來解除。」

「我已經在上帝面前，說過大話了。我不能讓你滿意，我可沒有臉再去見那一位慈

愛溫和的老頭子。」

「你現在有什麼計劃嗎？」在這兒我悶得慌，我一刻也呆不下去了！」

「不忙，讓我想想。」

麥斐士脫費立斯，一隻手托着腮，來回地走。

平靜的海面，忽然起了一陣暴風，一直向東吹去。滿山的樹葉紛飛，海水上下翻騰。浮士德寬大的衣襟，飄搖招展。

風堵住氣，麥斐士脫費立斯同浮士德不能講話。兩人急忙在山頭坐下。五分鐘以後，風過了，宇宙又恢復先前的景象，暮靄蒼涼，天已經快黑了。

「你知道中國嗎？」麥斐士脫費立斯忽然問道。

「我知道，」浮士德答道：「我曾經讀過一些遊記。據說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奇怪的國家。那兒的男人都有辮子，女人都纏小脚，他們相信他們的皇帝，是上帝的兒子。

他們愛好和平，不肯戰爭，但是他們的民族，却能夠存在了幾千年，沒有滅亡！」

「你說的是過去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和從前全不一樣了。他們拋棄了許多舊習慣

，拚命仿效歐洲人。男人不但沒有辮子，而且頂喜歡穿西服，吃大餐，坐汽車，說歐洲話，跳舞，甚至於還有人信基督教，每逢星期日，進禮拜堂。至於女的，已經不纏小腳了。她們進大學，坐公事房，交男朋友，欺壓丈夫，玩政治，尋開心，她們不願意作女人，她們決心要作像男人的女人，或者比男性還要更男性的女人。皇帝也推翻了，他們現在也會打仗了。」

「這樣一來，他們同歐洲人，豈不是沒有分別了嗎？」

「現在還有分別，不過他正在努力前進，要作到全盤西化。」

「真有意思！」

「你喜歡去看看他們嗎？」

「假如他們已經全盤西化，我就不願意看了！」

大可

「這不過是他們的夢想，其實他們並沒有作到，恐怕永遠也作不到。實際上他們還是糊裏糊塗的，西洋文化的壞處，他們好像正在盡力吸收，中國文化的壞處，他們也正在盡力保存。人類就是這樣愚蠢！他們就像撲燈的蛾。他們自己爲找着了光明，事實上

他們乃是毀滅了自己！」

「你知道什麼？人類是偉大的。只要他們不斷地努力，雖然一時錯誤，他們一定會有一天找尋着真理的。」

「你願意到中國去走一趟嗎？」

「我願意。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我聽說，他們在哲學上有老子孔子，在文學上有杜甫李白，他們在科學方面，美術方面，都曾經有極高尚優美的成績。像這樣優秀的民族，我當然願意去看：他們，也許他們能夠告訴我，宇宙的祕密，人生的真理。」

「假如你這樣希望，你就用不着去了。」

「爲什麼？」

「因爲你一定失望。」

「我決不失望。一個求真理的人，永遠在希望，永遠不失望。」

「我不帶你去，去也是白費工夫！」

「我一定要去！我命令你帶我去！」

「麥斐斯脫費立斯不敢違抗浮士德的命令，因為他怕浮士德解除盟約。他向空中一招手，一朵黑雲，降落山頭。

他們踏上雲頭，冉冉向東飛去。

(11)

經過無數險峻的山峯，洶湧的波濤，最後麥斐斯脫費立斯告訴浮士德，他們已經到中國地界了。浮士德往下一看，愁雲慘慘，殺氣騰騰。

「中國不是和平之邦嗎？那兒來的這些殺氣呢？」浮士德驚問道。

「他們正在和日本人打仗。」

「幹嗎要和日本人打仗呢？中國人和日本不都是黃種嗎？」

「這又可以證明人類的愚蠢了。他們不對自然戰爭，他們專尋同類撕殺。越是同種，越饒不過。在歐洲白種人和白種人打，在亞洲黃種人和黃種人打。」

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突然對面有二十架日本飛機飛來，麥斐斯脫費立斯急忙把雲

頭升起，讓日本飛機，從下面過去。

下面城市的燈光熄滅了。日本飛機先投下一些照明彈，繼續投下大批的爆炸彈，燒夷彈。一霎時火光四起，煙霧迷漫，高射砲齊鳴。有兩架日本飛機中彈起火，像兩顆流星，墮下山谷去了。

浮士德點頭嗟嘆。

忽然他腹中飢餓，他告訴麥斐斯脫費立斯。麥斐斯脫費立斯說，這座城剛剛被炸，不好買東西吃，還是到上海去罷。

他把雲頭撥轉，來到十里洋場。

大街上燈火輝煌，熙來攘往。

進了一家大跳舞廳，裏面充滿了人，一個個奇裝異服，原來今天是星期六，跳舞廳舉行盛大的化裝跳舞比賽。

裏面許多中國人日本人俄國人，和其他雜種人，一個個歡天喜地，看見浮士德中世紀的教授衣服，都贊嘆他化裝新奇，麥斐斯脫費立斯全身紅色緊小的衣裳，特別引起他

們的注意。

座位全佔滿了。待役替他們讓了兩個廢位。同桌的是三位中國人，一位極漂亮的中
國女子。

麥斐斯脫費立立斯大逞交際手腕，同他們攀說，浮士德不願意多講話，埋頭吃牛肉
排，喝紅酒。

三位中國人都是特殊的人物，一位肥碩的商人，一位小白臉的文學家，還有一位清
癯的哲學家。商人說今年生意不大好，一千萬的資本，纔賺兩千萬，利息太輕了，還不
如買美鈔。哲學家却厲聲反對，說他不合馬克思的原理文學家勸他，不必生氣，世界上
一切的一切，都得樸樸糊糊，只有美的欣賞，纔是人生最崇高的理想。他說完這一句話
，回頭審視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立刻報答他一個甜蜜的微笑。

文學家看見有機可乘，立刻求她跳舞。兩人離席，一會就混在人叢中去了。

商人和哲學家都有點不服氣。資本和哲學，居然都不能取得美人的歡心。兩人同聲
慨嘆，這個世界，不是他們理想的世界。

從麥斐斯脫費立斯口裏，打聽得浮士德是一位飽學的德國教授，哲學家樂了。他問浮士德有什麼著作，浮士德說他還沒有求得人生的真理，不敢寫書。哲學家說，人生的真理，他早已經求得了。浮士德不覺肅然起敬，願聞其說。

「人生的真理，」哲學家深深地喝一口香檳，板起嚴肅的面孔，用清脆的聲音解釋道：「就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平等。全世界的人類都平等，黃金世界就實現了。怎麼樣可以達到平等呢？第一步先打倒資本家！」

哲學家用拳頭在桌上一擊，酒盃都跳躍起來，商人登時變了臉色。

「資本家一打倒，」哲學家得意地道：「人類經濟就平等了。達到平等的第二步，就是打倒英雄。因為英雄就是天才，就是社會上的領袖。有了他們，就沒有羣衆，如果要發揮羣衆的力，必須要推翻他們。社會中誰也不佩服誰，誰也不聽誰的話，人人都是領袖，人人都爲所欲爲，這樣天下就太平了！」

「也許天下就大亂了！」麥斐斯脫費立斯俏皮地道。

「不，不，天下不會大亂。這是我幾十年精研哲學的結論，你沒有學過數理邏輯，

你有什麼資格批評我？」

「還有什麼方法沒有呢？」浮士德恭敬地問道。

「還有最重要的方法呢。這就是達到平等的第三步，第三步實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第三步是什麼呢？」

「第三步也是要打倒。——我的哲學系統的報本精神，就是『打倒』。康德的哲學是『理性哲學』，黑格爾的哲學是『精神哲學』，叔本華的哲學是『意志哲學』，馬克思的哲學是『物質哲學』我的哲學和他們都不同，是『打倒哲學』。第三步要打倒世界上一切的文化！」

「爲什麼呢？」浮士德驚奇地發問。

「爲什麼？因爲世界上一切的文化，都沒有價值。特別是中國的文化，更不值一錢，首先應該打倒！中國人如果還要求生存，必須要先打倒自己的文化！」

哲學家說得非常得意，一連喝兩口香檳酒。

「依我看來，」浮士德道：「中國人口前最應該打倒的，恐怕還不是自己的文化，應當是日本人的侵略。先把日本人打完了，再說其他的話。足下以爲何如？」

「瞎說八道！」哲學家生氣道：「中國人現在最大的仇敵，不是日本人，乃是中國人自己。我們得先打倒自己，然後纔能夠打倒日本人，虧你還是一位教授，連這一點簡單的形形式式，都不明白！」

哲學家似乎有點醉意了，浮士德不便和他多談。他對麥斐斯脫黃立斯遞一個眼色，馬上離席走了。

浮士德走出門，深深呼吸一口氣。

(三)

走到荒郊，重新踏上雲頭，來到一座大城。

天色已經微明了。極遠的天邊，呈現出魚肚白的顏色。

他們剛到郊外，寂靜的路上，有一個農人行走。他的背彎了，他的臉色蒼白。沉重

的憂愁，壓在他的雙肩，他行動都十分困難。

浮士德心裏難過，走上前去問他。

「你這位可憐的農人！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呵？」

「你先生是從那兒來的？」農人看看浮士德的裝束，有點驚奇。

「我是從德國來的。你有什麼心事嗎？你爲什麼這樣憂愁？」

「今年的收成不好，」農人搖頭嘆息道：「我的穀子都賣完了，還不夠還賬。家裏七口人，看看都要餓死了！」

「今年的穀價，不是頂好的嗎？」

「穀價到是頂好，但是我只能便宜賣，我賣給劉三公劉保長。他收買糧食，假如我不賣給他，他就要報告我私囤糧食，要槍斃我！」

「他收買糧食做什麼？」

「賺錢哪！」

「政府不禁止他嗎？」

「那個政府禁止他，他就是我們的政府！」

「你到那兒去？」

「我到農村借貸處去借錢。借錢真不容易！我已經去過三次，纔把表格填好。回來又要找保人，蓋圖章。現在送進去，據說半年以後，纔可以領得着款。」

「那麼你不餓死了嗎？你還借來做什麼？」

「拿着這一張借單，可以先到劉三公那兒去借款，講人情，他只要我九分利。」
三人不知不覺，到了一座高大的洋房，農人進去了。

遠遠有悽慘的軍號聲音，一隊兵押了一個犯人，背上插着「私囤糧食」的標語，街上人都說是押去槍斃的。

街上到處都是破瓦頽垣，有幾處地方，殘餘的木料，還在發煙。軍警，工人，救護隊，忙着在搬運死屍。

他們兩人的裝束，太奇怪了，街上的人都注意他們。有一位持槍的警察，上前盤問，說他們是漢奸，要抓他們去。浮士德聲明他們是德國人，警察稍爲客氣一點，要查驗

他們的護照。麥斐斯脫費立斯在地下拾兩塊殘餘的瓦片，吹一口魔氣，立刻變成兩張護照。警察看過，行一個軍禮，說一聲「對不起！」讓他們走了。

浮士德和麥斐斯脫費立斯，走進一家大餐館。因為怕惹人注意，他們上樓找了一個雅座

隔壁屋子，鬧閨閨的，細聽，是一些闊老在讌客。浮士德從屏風縫隙看過去，他們的筵席很豐盛，山珍海味，無奇不有。主人還再三道歉，說是太菲薄，對不起諸位來賓。旁邊小桌上，酒瓶擺滿了。好幾位客人，吃得偏偏倒倒，主人連聲叫，侍役快拿酒來。

從他們談話裏，浮士德知道，主人是某公司的經理。他最近作一樁生意，賺了許多的錢。這一次筵席，是為的酬謝幫忙的人，特別是坐上席那兩位，看樣子是很有勢力的人物。

浮士德叫的菜，老不來。催侍役，侍役道歉，生意太好，實在忙不過來。幸虧是上午，要是晚上，他們壓根兒不作零賣。

一個鐘頭以後，隔壁房子的客人散了。侍役進去算賬，說出一個驚人的數目，主人

拿一卷票子出來，說不用找。他罵螃蟹不新鮮，侍役說，昨天剛從香港飛機運來的，決沒有錯。

出飯館看見一排一排全副武裝的軍隊，據說是準備開赴前線的。他們的身體並不十分好，但是他們却充滿了受苦的意志。

麥斐斯脫費立斯使了一個隱身法，走進他們的軍營。他們正在吃飯，每八個人圍着一大鉢白水煮的青菜。

他們回到街上，天晚了，街上擁擠不通的人。

霓虹燈非常明亮，商店擺滿了洋貨，綢緞舖懸掛起許多精采悅目的衣料，一對對的男女，在那兒仔細挑選。女的濃妝艷抹，捲頭髮，高跟鞋，吊在男人的手腕上，媚眼含笑。他們的情緒，是融和的，他們的態度，是從容的。人生多麼美麗！世界上只有光，只有花，只有愛！

「快一點！」一位時髦女子對一位中年男子道：「把錢付了。我們還得趕快回家呢。」

「忙什麼？」男人正在打開皮包數鈔票。

「再晚點，家裏客人都來了，主人不在家，成個什麼體統？」

「都是熟朋友，沒有關係。」

「你不要忘記，我們還有十六圈呢！」

男的付完賬抱着衣料。女的用着輕快而帶彈性的脚步，挽着他的手走出來。

男的低頭在女的耳邊說了一句話，女的大笑，罵了他兩句，男的得意微笑。

門外停着一輛新式福特小汽車，兩人先後上車，走了。

街上的汽車，牽綫不斷地開來開去。裏面坐的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齊，神情安閑得意。許多汽車裏面，都坐得有滿面風情的女子。

他們再經過一條被炸的街，軍警不見了。許多難民，用殘餘的木料，搭起小棚，上面鋪幾張破蓆預備在裏面睡覺。小孩子啼哭的聲音，鬧成一片。有幾位熱心公益的人，在那兒施粥。粥缸前面。圍滿了愁容滿面的人。

浮士德同麥斐斯脫費立斯，走到一家電影場門口，今晚映的，是一部偉大愛情歌舞

巨片。售票處，成千的人，擠得緊緊的，票房的小窟窿開了，大家一齊把右手伸去，左右推開附近的人。本來站在前邊的人，氣力小一點，立刻就擠到後邊去了。但是他們並不服氣，死命向前衝去。有幾個人，滿頭是汗，手裏拿着票，笑嘻嘻地走出來。站在外邊的男女朋友，都替他們高興，今天晚上的娛樂，可以不成問題了！

「這個世界，真是一個奇怪的世界！」
浮士德心裏忍不住想。

(四)

「你還想看什麼嗎？」麥斐斯脫斐立斯問浮士德。

「什麼也不想看了，看了令人心裏難受！」

「難道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同行嗎？」

「你是指——」

「教授們哪！」

「中國也有教授嗎？」

「有的是。多着呢！」

「也有很多學生嗎？」

「你去瞧瞧；就知道了。」

他們昇入空中，一會降下在一個鄉村的前面。

「你不是要帶我到大學去會教授嗎？幹嗎到這兒來？」

「這兒就是教授們住的地方。城裏房租太貴，他們付不起，都搬下鄉來住。」

他們去敲一間茅草房的門，裏面有人提一個紙燈籠出來，問他們什麼事。浮士德說明來意，這個人表示歡迎，請他們進去。

一股臭氣，直沖浮士德的鼻孔，聞進腦門。浮士德快要吐了。

堂屋裏點了一盞半明不暗的清油燈。一張方桌，圍了四五個小孩子，一個個面黃肌瘦。有一個女人，形容憔悴，解開胸前的衣服，在喂嬰孩的奶。

小孩子們看見兩個奇裝異服的外國人來，都目瞪口呆。一會，忽然哈哈大笑。有一

個四歲上下的小孩子，走過來，仔細觀察麥斐斯脫費立斯的紅衣裳。麥斐斯脫費立斯對他作一個怪像，小孩子嚇跑了。旁邊的幾個小孩子，又是一陣狂笑。

中國教授招待他們，到另外一間屋子去。叫大的一個孩子替客人倒茶。

在燈光下，浮士德仔細端詳中國教授的面孔。他面容蒼白，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紀，但是已經下巴滿是鬍子——大概是沒有錢理髮。他兩隻眼睛裏，充滿了人生的疲倦。

小孩子端茶來了。浮士德呷一口，氣味薰人，引出許多胃酸。

這一位中國教授，是考古專家，對於中國古代史，曾經有許多新奇的發現。浮士德問他，在抗戰期間，是否還能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教授喟然嘆曰：「現在物價高漲，薪水低微，飢寒交迫，室人交譎，再隔數年，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研究云乎哉？」

浮士德四圍一看，有一張長桌，上面堆了許多的破書。浮士德問，這些書籍，是否新收的資料，教授說：「這些都是抗戰以前收集的東西，現在已經好多年沒有錢買書了。牠們是我現在惟一的安慰，每大埋首在故紙堆中，也覺別有天地，要不然我早已經改

浮士德問，教授們也有改行的嗎？教授說：「當然有。最得意的是替外國人工作，其次是作官，再其次是做生意。現在只有這三行有出路。幾年以來，同事們已經走了二半多，現在只剩我們這一批窮酸，在這兒死守！」

浮士德說，教授們的生活，既然這樣清苦，研究工作又不能繼續，政府爲什麼不停辦大學？教授說「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苦衷。因爲現在不但不停辦大學，而且在增加大學。」

浮士德對教授，表示無限的同情。他回想自己的書齋，雖然破濫，至少沒有臭氣。生活雖然不寬裕，至少還沒有到中國教授這個地步。他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問題，而是真理問題。同中國教授們相比，未免有天淵之別了。

他忽然想起他的學生瓦格勒了。瓦格勒天資不高，對先生却異常恭敬，富於求知的熱心。就是他離開書齋以前，新來的那一位學生，對他也是那樣地崇拜。他問中國教授，中國學生對先生們態度怎樣？提到這一點，中國教授不免感傷起來。

「現在中國的學生，」教授停一會說道：「已經不是從前的中國學生了。在古代的

中國，師生之間，是人和人的關係。他們有人格的薰陶，有情感的聯繫。在現時的山國，師生之間，是一種純粹的商業關係。先生拿政府的薪水，在學校販賣智識，學生在先生那兒取得智識，爲的是將來好吃飯穿衣。智識取得了，關係也就斷絕了。而且在取智識的時候，他們也認爲當然，並無絲毫的感謝。全於人格道德的感化，更談不上了！」

「學生現在學什麼的最多？」

「最多的是工程，其次是銀行商業。」

「爲什麼呢？」

「因爲學前一樣，可以進工廠，學後一程可以做生意。兩程職業的報酬，都是很高的。」

「這些都是實用方面的東西。在歐洲他們都被摒出大學之外，只有專科學校，纔教授這些課程。大學的責任，是研究科學，尋求真理，」

「中國大學不是這樣。」

「中國大學的學生，難道對於真理，毫無興趣嗎？」

「他們對於真理，也滿有興趣，但是他們所尋求的真理，不是歐洲大學生所尋求的真理。」

「他們尋求的真理又是什麼呢？」

「很簡單，很踏實，就是『吃飯』。在他們的眼光看來，吃飯就是人生的真理！」
這一種真理，浮士德還沒有想到。他驚駭得半響說不出話來。

「你覺得奇怪嗎？」中國教授道：「這並不奇怪。我們中國的先哲說：『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現在中國教員，學者，飯都吃不飽，青年人還肯在這裏邊找出路嗎？就算他們有求智識的飢渴，他們也沒有勇氣來走死路呀。」

「現在中國的學生，也同教授們一樣地苦嗎？」

「那就看什麼人。有些學生僥倖生在官僚財閥的家庭，進大學自然豐衣足食，穿西裝，進館子，看電影，帶女朋友，享盡人生的快樂。功課不及格，再讀一年。就算開除，也沒有關係。至於只有窮父親的學生，或者從淪陷來的，那就慘了！」

「他們也能維持生活嗎？」

「只有天纔知道！政府每月貼他們極少數的貨金，連伙食都成問題。他們一個個面黃肌瘦，學校致試又多。除非本質極強，不病死，也得累死！」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還願意讀書嗎？」

「他們有什麼辦法。不讀書就不能作事。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四年的地獄生活熬過去，也許苦盡甘來。人生就怕沒有希望，只要有希望，什麼都可以忍受的。」

(五)

浮士德滿心的悽愴，辭別了中國教授，走出草房。

皎潔的月光，照耀迷離的山水。

「人類真是太可憐了！」浮士德嗟嘆道。

「不是嗎？」麥斐斯脫費立斯得意地道：「人類簡直是愚蠢。盡責任的沒有報酬，

不盡責任的，反而有許多的享受。他們大家都糊裏糊塗，不知活着爲那樣。你還在那兒癡心妄想，要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理，中國人早已經把這一個問題，放在歷史博物館了！

「下流東西！你懂什麼？人類高尚光明的情操，尋求真理的努力，你永遠也不會了解的，中國現在這些不良的，狀態，是一時的。這一次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定會幫助改善一切，創造一切，光明的世界，遲早會到他們的眼前。」

「看了這樣多可憐可笑的怪現象，你還是這樣樂觀嗎？」

「上帝知道！浮士德永遠是不悲觀的！」

「你不失望嗎？」

「蠢東西！我已經告訴你了。求真理的人，只有希望，沒有失望。」

「你滿意嗎？」

「不滿意，因為我還沒有找着人生的真理。」

「那麼中國不是求真理的地方了。」

「中國人比我還要模糊些。」

麥斐斯脫費立斯同浮士德，重上雲頭，回轉西方。

浮士德在雲端回首遠望。

漫漫的長夜，密密的黑雲，把整個的大地，都籠罩了。

四、歸鴻

(一)

楚西已經有十幾年不回家了，這一次從歐洲回來，富順縣的許多親戚朋友，都準備着要歡迎他。

第一個最熱心要歡迎楚西的人，當然要推教育局的局長王孟椿。王孟椿是楚西的宗兄，是富順縣數一數二的紳士。無論那一位縣知事，無論那一位駐防的軍隊長官，到了富順，馬上就得聯絡王孟椿，因為王孟椿對本地情形最熟悉，某一位「土老肥」收多少利穀，某一個「夾黃狗」存多少現款，某一個商號，作了那一筆生意，拿了多少錢，他都可以隨口就背出來。所以凡是要籌款催稅，王孟椿是富順縣最重要的人物。

這一次楚西在德國得了化學博士回來。德國博士本來就不容易得，楚西學的又是最時髦的軍用化學，那時正值內戰激烈的時候，像這樣人才，任何方面，都會重用。小小

一個富順縣，出了這樣一個大人物，還了得嗎？王孟椿很堅決地相信，他們的祖塋，是葬好了的，人財兩發。第一個就發了他，當五年公事，賺了兩三萬塊錢。去年當教育局長，一年拿一萬幾，以後揩油的機會還要多。現在更好了，除他之外，又加上一個王楚西，前途更不可限量。他，王孟椿，無論怎樣利害，也不是「缸鉢裏頭的魚鱖」，只能「耍團轉」。王楚西將來就不同了。兵工廠長，軍政部長，難道還作不下嗎？王孟椿作一個小縣的教育局長，一年就可以拿一萬塊錢。王楚西作了兵工廠長，一年又可以拿多少呢？作了軍政部長，一年又可以拿多少呢？王孟椿簡直不能想像。他更不能想像，他可以沾王楚西多少光？這真是妙極了！王家的墳山，葬得真好，富順的八大名墳，又算什麼？甘墳頂多不過出一個甘尙書，王家的墳，決不會在甘墳之下。

這一次楚西回來，王孟椿當然非盛大歡迎不可。

但是要盛大歡迎楚西的，除王孟椿以外，還有許多的人。釜江鎮的鎮長麻么公，自然是最誠懇不過的。麻么公在富順縣已經當了三十多年的公事，現在收三千多租。可惜他家裏發財不發人。他只有一個兒子，生下來又是駝背。因為麻么公有錢有勢，居然替

駝背子娶了一位美貌的媳婦來。沒有作過駝背子老婆的人，個中的苦況，是沒有法子知道的，然而這一位年青貌美的女子，進門以後的怨望，很多人都親耳聽見。她想兒，老不生兒，一連三年，沒有消息。到第四年，忽然生了一個兒子。麻么公雖然平素是一位極規矩的人，地方的人對於他却有許多的猜想。麻么公在地方上雖然有勢力，但是他也不能夠用勢力去禁止別人的猜想，因為他把孫子當成親兒子一般地愛憐撫養。

麻么公是楚西的近鄰，親眼看見楚西長大，離家求學，現在又親眼看見他出洋回來。這次回來，說不定要作大官，發大財。麻么公一生最疼愛的，就是他十二歲的孫子。他今年已經六十二了，他的兒前年又已經死去。現在有他在，自然沒有人敢欺負。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的孫子又倚靠何人呢？在這個時候，最好的辦法，自然是去結交幾個有勢力的人物。但是已經有勢力的人物太難交了，惟有將要有勢力，還沒有得着勢力的人最容易交，拿這一點來說，楚西當然是麻么公最好歡迎的對象。

還有富順中學的校長，也是歡迎楚西的一個重要人物。中學校長的職務，自然是為地方造就人才，但是人才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所以依照我們校長的意思，富順中學，

是不應該分男女的。他接事後第一步的改革，就是招收女生。女生招收了，如果讓她們同男生住在一塊兒，恐怕有傷風化。「造就人才可也，有傷風化不可也」，這是我們校長呈請教育廳呈文中間的名句。兩全的辦法，只有再辦一個分校。增加分校，就得要增加經費，增加設備，結果富順中學一個學校的校長變成了兩個學校的校長。女學校的校址，用城隍廟來改修，固然可以不必花錢買地皮，造房子；廟產變成校產，倒霉的也只有和尚。然而裝修費却也可觀，單是門口一堵照牆，稍為粉飾粉飾，就去了二千塊，廁所又去了二千五百，因依照我們校長的教育眼光看來，女人的廁所，不能不多花錢的。

我們的校長，曾經在東洋留學，但是西洋的事情，他也知道得很多。尤其是楚西留學的德國，他最佩服。因為我們的校長知道，日本所以稱雄世界，大量的原因是學德國，中國將來要戰勝他國，也只有學德國，學德國就少不了德國留學生，德國留學生一定少不了官做。德國他佩服，德國留學生他更佩服。楚西回來，我們的校長自然要熱烈歡迎。

此外歡迎會裏邊最有趣味的人物，自然要劉團長，劉團長本來不是富順縣的人，同楚西從前在成都省立第一中學却是老同學。那一年楚西考上了官費，劉團長還慷慨地送五十元路費給他。後來中學鬧風潮，劉團長是趕校長的主要人物，政府說他是共產黨，指名要拿他，他在成都立不住腳，跑去滾軍隊。打了幾次仗，升為團長，是四川一位大軍閥的心腹人。因為是心腹人，纔得了富順那樣肥美的防區。他在富順駐兩年，刮了二百多萬，討了八個姨太太，殺了五百多人，中間有一百多個是砍頭的，三百多個是鎗斃的，五十多個是苦刑拷打死的，五十幾個是關在監裏病死的，還有十幾個，運氣總算好的，是劉團長審問的時候生了氣，親自用手鎗打死的。

劉團長是富順縣第一個大人物，是一切軍事政治教育文化的太上皇。被這樣一個人親自用手鎗打死，已經是很光榮的事情。如果劉團長肯親自去歡迎一個人，這一個人應該是多麼偉大！多麼有面子！所以自從劉團長聽說楚西回鄉準備歡迎的消息傳出來以後，富順縣有地位有面子的人，通通爭先恐後地加入，連縣長也老早報了名，

(一)

歡迎會準備得很有頭緒了。地點在文廟，館子是德昌園，幹事是王孟椿，招待是麻么公同中學校長；主席自然除了劉團長誰也不夠資格。

事事都準備齊全了，楚西却沒有回來。真奇怪！他從重慶來的電報，不是明明說「一二日內就動身返富」嗎？爲什麼現在三天過了還沒有音信呢。

王孟椿他們等得不耐煩，楚西家裏的人，等得更着急。

楚西的父親，那年已經七十四歲了。滿清的時候，入過學，中過舉，在地方上管公事也有幾十年，極受一般人的尊重。但是他有一個壞習慣，凡是聖賢書上面講的話，他都要拿來身體力行。他曾經碰着許多發財的機會，都沒有利用。他自己經營了三十多年的綢緞生意，在前年因爲資金虧折，關門大吉。自流井經營的火井，又出了叉，貼了一萬幾。家業弄得精光，不但毫無積蓄，還負了七八千塊的帳。在楚西回國的前一年，家境已到山窮水盡，生活都差一點不能維持了。不管境遇怎麼苦，他的父親却有一個希望

，就是楚西快回來了。楚西是他平素最鍾愛的兒子，從小讀書作事，就比人強，現在又到外國去受了最新式的教育。只要他一回來，家庭經濟立刻就有辦法，七八千塊錢賬，算得什麼？李順欽的兒子，從美國回來，中文連信都寫不通，不上一年，作了參謀長，掙了四五萬。楚西回來，至少比李順欽的兒子強十倍。以後他們家裏，真不知要如何樣地發達呢？這真是他平日爲人公平正直的好處，所以苦盡甘來，老年得了這樣一位有出息的兒子。

楚西的父親在地方當了三四十年的公事，並沒有掙多少錢，並且平常最主張廉潔，不能在公事上賺一絲一釐，但是對於楚西要找大錢，他却認爲是很自然很應該的。

假如楚西的父親已經希望他找錢，楚西的母親，更希望他找錢。這幾年來，家連真是太不好了。生意失敗，生計斷絕，連她自己的一千多塊私房錢，都拿出來貼補家用。楚西還有一位早婚的哥哥，生了六個兒子，兩位剛進中學的弟弟。楚西的母親看見大兒子拖起一家人可憐，小兒子衣服都穿不齊整更可憐。她常常都想疼愛他們，又沒有錢幫助他們。以前還有一些東西拿去當賣，近來一切都光了。除了兒子孫子以外，她還有兩

位親姐姐，都是年過六十的居婦人，每人都有兒媳，個個一貧如洗，每天吃兩頓稀飯都辦不到，全靠楚西的母親，不時偷偷摸摸地接濟她們，纔暫時不至於餓死。所以楚西的母親整天整日地盼望他回來，她相信只要楚西來，一定會給她許多許多的錢，她就可以幫助這一羣親愛的骨肉。

楚西同宗的人，在從前沒有分家的時候，有了楚西的父親錢養活他們。一個個好吃懶做。後來家境壞了，纔分家。他們兇惡地強逼楚西的父親，要他交出私存的款項。有一次簡直聚起一大羣，到楚西家裏來，說他們沒有飯吃，要楚西的父親，給他們飯吃。楚西的父親被他們逼得沒有辦法，只有另外去借了二千多塊錢來分給他們。公項上的欠帳，不用說，自然由楚西的父親一人擔負。但是他們還不服氣，繼續又來吵鬧過多少次。現在聽說楚西要回來了，他們的態度都變了。前兩天就有么房的成漢大哥成心二哥從鄉下趕到城裏來住着等，前一天又有大房的成芳三哥二房的成卿二哥同他的兒子越林超羣到城裏來守着。他們都知道，楚西回來，一定帶得有許多銀子，只要奉承得高興，大財不發，小財總可以發的。

楚西還有兩位舅父，四舅父已經快七十，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偏偏前兩年孤零不慣，又去續了絃，接來一位潑婦，整天同他鬧架，只有躲在他女兒家裏去寄食，但是女婿又不喜歡。么舅父是世界上最無用的人，每天除了吃飯睡覺談天而外，任何事都不能作。分家的田地，押了許多次，現在賣了還不夠抵帳。這兩位舅父，都希望楚西趕快回來，再不回來，他們只有一條死路。其實他們並不希望楚西很多的幫助，他們都沒有好大的貪心。只要有上兩三千塊錢，就可以安居樂業了。楚西在德國得了博士，總抵得前清中翰林，一個中國翰林，借兩三千塊錢，並非難事，何況乎一個洋翰林呢？他們只愁楚西不回來，要回來就有辦法了。

楚西還有一位姐姐，十六歲出嫁。十八歲居孀，抱着孤兒織麻紡紗，苦苦守了十六年。現在兒子進中學，沒有錢繳學費，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地，僅夠維持。她還想替兒子取媳婦，媳婦進來，家裏自然更不夠吃，但是她守節十六年，爲的也不過是要接張氏一門香煙，現在兒子已經十六歲，再不給他說親，萬一有什麼三病兩痛，豈不把她十六年的辛苦，通通拋棄了嗎？親戚們大部份都窮，自己親生的父母，也窮得借債，求週濟，

都是沒有路子可以走的。她惟一的希望，就是楚西回來，她可以向他要一筆錢，替兒子完婚，想來楚西是讀書明理的人，一定會可憐她，同情她，幫忙完成她的志願。

這一些人，聽說楚西要回來的消息，通通都進城了。楚西家裏住不下，連客廳都擺起地舖。人來了，不能不招待，楚西的父親又東拉西扯地去借了二十幾塊錢，來度過這一個難關。這一個難關，雖然難，但是不幾天就會苦盡甘來了。楚西的父親看見家裏一大堆人吃飯，心裏固然很着急，同時也感覺一種滿意。

但是一連等了三天，沒有音信。怎麼的呢？爲什麼不來呢？

(三)

第四天仍然沒有消息

第五天的下午，有一隻轎子，從大南門進城，一直抬到後街，在一家門首停下。一位二十四五歲左右的青年，穿一身洋服，走出轎子在門前端詳一會，問開茶館的伙計道：「這裏是王越清王老太爺的家嗎。」伙計說「是」，他招呼轎夫把行李搬進屋來。

進屋裏，看見堂屋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他想叫，不知叫誰好。正在遲疑的，忽然一位十五六歲的青年走出來，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三哥嗎？」

「你是誰？」

「我是五弟，你不認得了嗎？」

五弟像射箭一般地跑進屋去。一會，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跑出來，楚西心裏已料到是六弟。停一會，母親出來了，嫂嫂出來了，隨着一大羣的小孩子，一大羣的親戚，把楚西團團圍住。這一個問他什麼時候在那兒動身，那一位又問他在路上受了什麼辛苦沒有，這一個說他比從前胖了許多，那一個又說他紅光滿面正是運氣來的時候。楚西也沒有工夫答應他們，連忙取出錢來，把轎夫打發走了，接着五弟打了洗臉水來，他在行李中取出手巾來洗臉。

「父親呢？」楚西一面洗臉一面問。

「到文廟開會去了。」母親答道：「已經派人告訴他，他一會就會回來。」

「父親人好嗎？」

「好。」

「母親你好嗎？」

「好。」

「現在還咳嗽不咳嗽？」

「冬天咳夏天好一點。」

「那一個小孩子是誰？」

「那是你表姐的兒子，你忘記了嗎？那就是王六呢！王六！過來！給你三表叔行禮！這個東西，這樣大，還是那麼夾腳夾手的！」

「呵，他就是王六嗎？完全變了！母親，我變了沒有？」

「變了！要是在街上會見，我都不認識了！」

他們又走進裏邊父母親臥房去坐。屋裏一切的陳設，還是同從前差不多。屋裏有兩

張大床，一張是父母睡的，一張就是從前他小的時候同他哥哥睡的。對着床有兩個黑漆櫃子，楚西從前老喜歡躺在櫃子上看小說，看疲倦，就在上面睡着了，還是他父親把他

抱上床去睡。屋子中間一個大竹椅，楚西的父親回來，就躺在上面休息。現在楚西暫且坐在上面，他前後左右，都圍繞着人。

大哥回來了。容顏蒼老了許多。進來，問候了楚西幾句話，說家裏的人已經望了好幾天，爲什麼這樣遲纔回來。

「還怕不是嗎？」母親道：「這幾天我們天天都在等。你父親幾晚上都睡不着。」
「因爲在重慶遇見熟朋友，就攔了好幾天。」

二姨媽三姨媽已經得着消息趕過來了，兩人都老了。

三姨媽還問候兩句，二姨媽只是呆呆地坐着。一會，么舅四舅也從茶館回來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這樣，問那樣，楚西一樣樣地答覆。親戚朋友們，個個都說楚西學問了不起，恐怕從前的宰相大臣，都趕不上。同他隨便談幾句話，都可以長許多見識。譬如洋人沒有長尾巴，這是的確確的事情。洋人不吃飯，只在牛身上擠奶來吃，他們身上因此老有一股騷味。英國當然是在歐洲，美國據說隔歐洲也不很遠，只消一兩個鐘頭的火輪車——大概是自流井推鹽水那樣的火輪車，就可以坐到。

楚西穿的衣服，他們覺得很奇怪，簡直就像外國人。二姨媽進屋來，就沒有講過半句話，談到這個問題，她忽然發表意見，說楚西不但穿的衣服像外國人，連他的像貌都長得有點像外國人，大家一時鬨堂大笑，二姨媽生了氣，再也不講話了。

人叢中有一個老媽子，說她從前就說三老爺將來要作大官，今天果然作了大官，可見得她有眼力。楚西問她是誰，三姨媽說：「這就是從前喂你的奶的姜奶媽，你不認識了嗎？」楚西仔細看了一眼，果然是姜奶媽，但是事隔多年，印象已經模糊了。

到五六點鐘的時候，楚西的父親總回來。楚西從小就佩服他的父親。他父親爲人公平，正直，對人最肯幫忙。楚西對於母親是很愛的，但是對於父親，除愛以外，還能夠敬。楚西離十多年，母親的印象，在他腦子中，沒有原來那樣清楚，父親的印象，却永遠那樣地鮮明。

他父親的精神，依然矍鑠，就是牙齒落完，嘴變扁了，頭髮全白了，面貌慈祥，不似從前那樣地嚴厲。他進門看見楚西，老眼中立刻疊着一股熱淚，要湧出來，他連忙極力忍住。問楚西路上好不好，爲什麼遲了這幾天纔回來。他又回頭笑對楚西的母親道：

「樣子全變了，我要在街上會見，我也不敢叫他了！」

快要吃飯的時候，親友們都散去了。晚飯後只剩楚西自己一家人。一盞半明不暗的清油燈，大大小小，參差不齊地坐着，個個柔聲溫語地談話。這一種家庭間融融洩洩的快樂，是楚西十三年來，都沒有經歷過的了。他此時覺着非常快樂，只是看見父親母親年齡老邁，自己出外多年，讓他們想望，此刻回來，又不能在家久住，不免有點心酸。

他們一直談到十二點鐘，纔去睡覺。楚西的母親，跟着他進臥房，悄悄地問他道：「楚西，你這一次帶了多少錢回來？」楚西答道：「只有二百多塊錢。」母親說：「真的沒有多的嗎？」楚西驚問道：「母親，你不相信我嗎？我剛讀書回來，還沒有作事，那裏會有許多錢！就是這一點錢，我都很容易省下來，預備將來作路費出川的呢。」

楚西的母親，聽見這一番話，注視楚西的眼睛，知道他講的話是真的，一時不免傷心痛哭起來。楚西大驚失色，連忙問母親什麼事。他母親沒有法子，只好把這幾年來家中窮困的情形，對於他的希望，和親戚朋友們，對於他這一次回來的希望，和盤告訴他。再三囑咐他，明天對父親講話，萬萬不可以把真實情形講出，因為他父親現在唯一的

希望就是他，假如這一個希望斷絕，七十四歲的老人，說不定要發生什麼事情。

楚西什麼都答應了。還說了許多安慰母親的話，母親終於破涕爲笑，高高興興地去睡覺了。

這一夜，楚西眼睜睜的，一直到天明。

(四)

第二天早上，楚西因爲一夜沒有睡覺，此時到朦朧睡去了。忽然他感覺床前有移動的聲音，驚醒一看，他的母親坐在他的床前，低頭注視他。

「我把你鬧醒了嗎？」母親問道。

「沒有。我本來就要醒的」。楚西答道。

「你昨晚睡好了沒有？」

「很好。現在什麼時候了？」

楚西把桌上的拿來鏡看，已經七點五分。他連忙起來，盥洗完了，到父親房裏去，

父親很歡喜地同他談話。

「我今天一早，」楚西的父親道：「就到西湖邊建新文藝社去吃早茶。會着好些熟人，他們聽說你回來，」都要來拜訪你。還有孟楹他們，還要開歡迎會來歡迎你呢！」

「那就可以不必了。」

「反正他們是一番好意。」

「什麼時候？」

「聽說是明天午飯，在文廟。」

楚西也不講話。用完了早餐，出去拜訪幾位親友。他從前受業學古文的蕭先生，現在眼睛已經瞎了。因為他惟一的兒子去當共產黨，被政府抓來鎗斃。臨刑的時候，神色不變，還當着衆人演說。蕭先生天天哭兒子，雙目失明，書也不能教了。楚西是蕭先生從前最得意的學生，這次楚西去拜訪他，他歡喜已極。楚西看見他家窮得可憐，送了他十塊錢。

他又去拜訪幾位親友，比蕭先生還不如。已經秋天了，小孩們身上還沒有一件夾衣服，簡直像叫化子。他的三姨媽病了，躺在床上，心裏難受得狂叫。楚西看見六十幾歲的人，那樣受苦，回想起小的時候，三姨媽怎樣撫養他，不覺心如刀割，連忙去替她請醫生，臨行時又送她五塊錢作醫藥費。此外還有好幾家，情形也是一樣，一個個都到了生活的絕境，楚西似乎是惟一的救星。當他心裏太難過的時候，只有送錢。有的三塊，有的兩塊。有的一塊，這樣一早上，一下午，就化了五十多元。

晚飯後，母親把他拉在旁邊，悄悄地告訴他，趕快給父親一百塊錢，因為家中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還有一些臨時小帳，共計二三十塊錢，不能不馬上還清。楚西點頭答應，回房在箱子裏取出一百塊錢，交與父親，父親問他自己用不用，他說不用，並且他還要打電報給南京一位朋友，叫他馬上匯錢來，不久就可以到。他父親聽說，纔放心。

夜深了，楚西請父母安息，一個人回房，對着一盞黯黯的燈，出了半天神。

他不由自主地，脫衣服，要上床睡覺，但是他忽然轉念，把衣服重新穿好，打開箱

子，取出紙筆來寫信。

他寫信給上海一位朋友，請他立刻匯二百塊錢，說他不久就要出川。他又寫信給幾位南京的朋友，託他們趕快替他謀事。最後他提筆要寫信給他的德國夫人，同他三歲的小孩子，他不敢寫，他不忍寫。他知道，假如他把家裏一切情形告訴她，她一定會替他着急，她已經又有三個月的身孕了，急出病來，怎麼辦呢？他只怨他家裏的人，爲什麼不把經濟情形，早告訴他。他那時在德國，手裏還有三千多塊錢，一次意大利旅行，就花光了，要是早點告訴，豈不都省起來了嗎？現在怎麼辦？手中只剩八十幾塊錢。這點錢連出川的路費都不夠。他的妻子，現在住在上海一位朋友的家裏，雖然一時不愁生活，也得趕快想辦法安置。目前零用錢，至少不能不匯給她，走的時候，他纔給他三十塊錢，現在想來早完了。

他不敢告訴父母，他已經同一位德國女子結了婚，因爲他知道他父母一定不贊成，要生氣。告訴不告訴，還是小事，目前他自己的小家庭，却不能不要錢來供養。小家庭要錢，大家庭更要錢。今天他父親已經同他提到債務的事情了。父親說：他一生公平正

直，在地方上當了幾十年的公事，從來沒有昧過良心。假如這幾千塊錢的債不還清，豈不是他一生的污點？他死了也不瞑目的！以後他自己的生活，無論如何艱難困苦，他都可以忍受，但是帳必須要想法子還。楚西的父親，說到這裏，眼眶都紅了。楚西連忙安慰他，說現在他既然回來，一切事情，一定有辦法，這一點債，算什麼？頂多不過兩三年工夫。楚西又說了許多有希望的話，他父親纔又高興起來。

楚西正在凝思的時候，忽然聽見推門的聲音，他的六弟走進來，楚西要問，六弟連忙說道：「三哥，我來告訴你，我是要讀書的。今天晚上聽見你同父親談話，父親說讀書沒有用處，要叫我同五哥去學生意。我想，三哥你一定不贊成！我不願意學生意，我有三個理由。」

「你有三個什麼理由呢？」楚西看見小弟弟嚴重的樣子，忍不住笑了。

「第一：我們王家是富順縣很有面子的人。」六弟道：「如果我們去學生意，當『學徒哇』，替老板擦煙袋，倒夜壺，人家不笑我們嗎？第二：人生在世，應該建功立業，作一番大事情，學了生意，還能夠建功立業嗎？第三——第三——」

六弟好像把預備好的第三個理由忘記了。

「第三又是什麼呢？」楚西笑問道。

「不管牠怎麼樣，」六弟繼續道：「我決不願意學生意。三哥，你現在回來了——對了，這就是我第三個理由。三哥，你回來，你看地方上的人，多尊重你！你好意思讓你的親弟弟去當『學徒哇』嗎？我——我一輩子——」

六弟說得傷心，哭起來了。

「六弟，不要哭！」楚西安慰他道：「學生意的事情，不過順便談到，並沒有決定你何必傷心呢？我總之盡力替你想辦法，讓你讀書好了，可是你讀書要用心。」

「我一定用心！我以後也不打球了，也不玩了，我一天到晚讀書！」

「球也要打，不過不要過多就是了。」

「三哥，你答應我了？我不學生意，我要讀書！」

「對了，我答應你。」

六弟高高興興地出去了。

第二天清早，楚西還睡在床上，他的姐姐就到他床邊，守着他哭，楚西驚問是什麼事情，她只是哭，不講。楚西說了許多好話，說有什麼爲難的事情，他一定幫忙，她纔止淚，把要替十六歲的兒子結婚的話告訴他。楚西說，兒子十六歲，還沒有成年，何必這樣急，他姐姐想起傷心，又大哭起來，楚西真沒有辦法。等了好一會，姐姐不哭了，翻來覆去，講出許多大道理來。楚西不敢同她再辯，只有贊成她的主張。但是贊成就得要幫忙，幫忙就得要出錢，這一筆錢，又在那裏去拿呢？

「以後的話，以後再說罷。」

楚西心裏只好這樣想，立刻答應幫他姐姐的忙，他姐姐看見他滿口答應，纔高興了。

「我的錢至遲明年春天一定要啊！」他姐姐囑咐道。

「當然，到那時我一定想辦法。」

早飯後么舅四舅，都找他談話，兩人都不約而同地，要向他借一千塊錢。楚西說沒有，他們都不相信，再三的訴苦。楚西被他逼得快瘋狂了，只要答應，好打發他們走。

但是他們還不願意走，還要在他家吃午飯。

(五)

十二點鐘的時候，歡迎會一連派人來催了兩次。楚西的父親說，太遲了去不好，楚西立刻換了衣服去。

歡迎會在文廟的東廳。楚西進去，看見裏面坐滿了的人。這些人看見楚西來，都歡呼拍掌。王孟椿麻么公中學校長都爭先恐後地來迎接。接着其他的人又都盪湧過來親熱他，楚西真是應接不暇。還是王孟椿有見識，一隻手挑開衆人，一隻手扶着楚西的背，請他「升炕」。楚西還要推辭，王孟椿同麻么公不由分說，把他推上炕去。

楚西一個人在炕上坐着，覺着怪難爲情。接着用人獻上蓋碗茶。王孟椿還走近前，把蓋子揭開，再用蓋子在茶碗裏趕一趕，說了一聲「請茶」。楚西連說：「不敢當！不敢當！」王孟椿連說：「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王博士，是幾時到的？」中學校長故意問道。

「是前天晚上。」楚西答道。

「王博士在德國多年了？」

「有八年光景。我先到美國讀了五年，然後纔轉到德國去的。」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德國那些地方，想來比中國好罷？」

「不知道從那一方面說？」

「隨便從那一方面說罷。」

「從一般人民生活方面來說，當然比中國好得多。他們每個人至少都有衣穿飯吃，中國却到處都是災民。」

「不錯！不錯！我在日本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對我講的。」

「王博士好多年沒有回富順了罷？」西城團總張又成恭敬地問道。

「有十幾年了。」

「王博士還記不記得，從前小的時候，常常到我的綢緞舖來，我請王博士背書給我聽。王博士那時纔七歲。爾雅都會背了！」

「你就是我對門開綢緞舖的張又成張先生嗎？」

「對了。」

「你的綢緞舖搬家了嗎？」

「不開了。現在我住家在西湖尾上，改天請王博士到我家裏來談天。王博士從前小的時候，我就說王博士將來要作大人物，現在果然是大人物了。今天再見王博士，真是三生有幸！」

「那些客氣話不用說了，改天我一定到你家裏來拜訪。」

「不……不……不敢！不敢！我怎敢當得起王博士拜訪二字！只要王博士肯光臨，那真是三生有幸了！」

張又成還想講幾個「三生有幸」，歪鼻子劉正廷一句話接過去，問道：「王博士，聽說德國的飛機可以飄洋過海，真的嗎？」

「飄洋過海嗎？你是講長距離飛行，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還不十分普遍，不過能夠飛行的人，已經很多了。前幾年有一個美國人第一次單獨飛過大西洋，以後漸漸地多，現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有人在試飛。」

「王博士坐過飛機沒有？」

「還是從柏林到巴黎坐過一次。」

「坐飛機想來很舒服罷？」

「舒服不見得，不過很快。」

「我的大兒子現在正在發明飛機。」

「真的嗎？」楚西驚問。

「還怕不真？他一天到晚，拿起竹條子和皮紙作飛機，晚上睡夢裏都在想飛機，他說他不久就要發明飛機。」

「他有多大年紀了？」

「今年七歲。將來還望王博士照應照應。」

楚西忍不住要笑出來。又聽見一個人問道：「聽說王博士已經接了南京兵工廠廠長

的事，的確嗎？」

「沒有這回事！」

「王博士太客氣了！我到處都聽見人說，難道還不的確嗎？」

「的確沒有這回事！」

「我不信！」

黃鬍子一定不相信，楚西自然也沒有法子分辯。正在這個時候，縣長到了。縣長姓章，名雨珊，是仁壽縣的人，約莫四十五六年歲。到富順以後，最受一般人民稱道的，就是剿匪很得力。如果不是他幾次籌款，把地方刮得太利害，他雖然抽大煙，未嘗不算是一位能員。

縣長進來，王孟椿立刻就拉楚西去替他介紹。章縣長對楚西一鞠躬，楚西還禮不迭。王孟椿請縣長升炕，楚西讓他坐在左邊，他不肯，仍然讓楚西保持原座。

楚西同縣長對坐了兩三分鐘，彼此都沒有話說。大家因為縣長來了，也不敢講話，靜靜地，想聽他們兩人講。楚西坐在那裏，渾身四體，都不舒服。再隔一會，他再也受

不了，隨便找一句話問道：「縣長公務很忙嗎？」

「還不算忙。」

「聽說縣長的貴縣是仁壽嗎？」

「是的。」

「我從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有一位同學，叫康選文，也是仁壽人，縣長認識嗎？」

「當然認識，他就是我的表弟。」

這一個關係找着，兩人就不愁沒有話講。縣長聽說他的表弟同王博士有這種親密的關係，當然也不肯隨便放鬆。他興高采烈，講了一大堆關於康選文的故事，連康選文小的時候，喜歡吃炒蠶豆下黃糖的故事，都沒有遺漏。楚西也不知不覺，把康選文留美時一切生活，詳細地講，連同房東女兒開玩笑，引起一場是非的趣事，也宣佈出來。縣長熱心講康選文，是圖結交；楚西熱心講康選文，是愁沒有話說；旁邊的人熱心聽康選文，是想向縣長和王博士討好。結果康選文在整整一小時裏，成了談話的中心。

現在已經兩點過了，劉團長還沒有來，王孟椿叫廚子開了一次點心。又等了一點多

鐘，楚西藉開點心的機會，移動坐位，同其他一些人談話。個個談話，都差不多，問許多不必問的問題，說許多卑鄙下流的希望，甚至於還有兩位，公然不客氣地向他借錢。楚西此時失悔，不應該早來受這種活罪。他想逃，不能逃，頭脹得要裂。

好容易等到四點鐘，劉團長統率了八個馬弁，氣昂昂地走進來。楚西走上前去同他招呼，他歡呼地同楚西握手。此時縣長連忙把炕上的坐位，讓給劉團長，劉團長頭也不回就坐下了。劉團長說他很高興會見楚西，兩人談了好些別後的事情。最末，劉團長說他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必須得同楚西商量，請楚西明天清早到團部裏去。雖然楚西不知道什麼事情，也只好答應了。

(六)

歡迎會到八點鐘纔完，楚西回家就躺在床上。他母親問他有什麼病，他說沒有什麼，只太疲倦了，想休息一會。

他躺在床上，前思後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睡又睡不着，要起來又沒有精神。

「我現在只要有幾萬塊錢就好了！」

六弟拿了兩封信進來，一封是他妻子寄來的，說是朋友現在要搬家回安徽去，叫楚西趕快匯錢去接濟她。還有一封是南京軍政部一位朋友寄來的。說託他的事情，已經到處奔走，仍然沒有頭緒，軍政部有一個科員的缺，但是薪水太少，恐怕不夠楚西維持生活。要找更好的事，只有等楚西出川，看又有什麼機會沒有。

楚西讀完信，默默地半天不講話。頭昏昏的，屋裏樣樣東西都搖盪旋轉起來。他不能再看，用雙手蒙着眼睛；倒在床上。

母親進房來了，問他現在還疲倦不疲倦，他說還是很疲倦，並且有點頭痛。母親說一定招了涼，頂好燒薑來擦。她立刻出外燒薑去了，停一些時候，她轉來，坐在床邊，用燒了的薑，替楚西擦頭，楚西果然覺得好一點。

「三姨媽今天病得更利害了。」母親一面擦一面說道。

「早上不是說好一點了嗎？」

「早上好，下午又利害了。真可憐！你想她平常連稀飯都只有一頓吃，怎麼不病？」

又是上了六十的人！」

「她的女婿不能養活他嗎？」

「不要提起她的女婿了！前年替徐師長辦軍火，賺了幾萬塊錢，一個錢也不給你表姐，反而去討了三四個姨太太，還要打花牌。不上半年，花得精光。徐師長委他當軍需長，他又侵吞公款，查出來，要拿去鎗斃。還是三姨媽那時同徐師長的老太太有來往，跑去下跪哀求，徐師長逼於母命，纔放了他。現在飯碗打掉了，在街上當『河二流』，連自己都沒有衣穿飯吃。他的妻兒子女，還要跟着三姨媽，你還望他養丈母娘嗎？」

「二姨媽現在怎麼樣？」

「還不是沒有飯吃。」

「鄒姨爹從前死的時候，家裏還有錢呢？」

「都被你表哥，不成材，花光了。現在他也像三姨媽的女婿，流落在街上，活像一個叫化子！」

「真糟糕！」

「楚西，你有什麼辦法沒有？我知道你現在沒有多少錢。將來你出去作事以後，應該替他們兩人多少想點辦法。她們是我的親姑姑，我看見她們餓死，我心裏過得去嗎？從前你小的時候，三姨媽帶過你多？我那時常常生病，盡是三姨媽整天抱你，晚上還帶着你一床睡覺，每天晚上都要醒好幾次，怕你把被窩蹬開。二姨媽人固老實，不中用，但是鄒姨爹從前對你總算好呢。你自己總知道。」

「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不替她們想辦法嗎？」

「當然要想。但是要我想辦法的人太多了！」

「你盡力就是了。」

「這個力真不好盡！」

母親談一會出去了。

楚西躺一會，再到父親房裏坐坐，略略講今天歡迎會的事情。楚西的父親很快樂，楚西自然不敢說什麼話，來破壞他的快樂。

大家快快樂樂地談到十一點鐘。

那一天晚上，楚西又是一夜不眠。

(七)

早餐後他到團部去，劉團長請他到寢室，把門關了，說有件事情要拜託他。楚西問是什麼事情，劉團長說，這件事情，非常要緊，非楚西去辦不可，楚西務必要看同窗的情分上幫這一次忙。楚西說幫忙不成問題。劉團長高興，立刻告訴他實話。

四川的內戰快要爆發了，至遲在明年春天，一定要開火。打仗軍火是最重要的東西。劉團長是四川某大軍閥的心腹人，他的生命財產是否和某大軍閥同歸於盡，那就要看這一次內戰的成功和失敗，現在是生死關頭，他不能用出最後的力量。他已經託人到上海買軍火去了。上海有一羣德國商人，專門替中國軍閥，販運軍火。劉團長覺得他先派去這幾個人，都不得力。他們不通德國語言，同德國人交涉，自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並且這一次買的，全是最新式的軍火，這些人全是外行，將來買起來，也許鬧錯，也

許吃虧。劉團長認爲楚西是最適當不過的人，因爲楚西是德國留學生，又是專門軍用化學，對於新式軍械，當然知道。

楚西聽了，半晌不能講話。

劉團長看見楚西遲疑，又婉勸一番。說他本來知道楚西不願作這一件事情。造了那樣多學問，要作旁的大事情，自然容易，這們工作，未免作賤了他。但是現在正是最緊要的時候，假如楚西不幫他的忙，他就沒有辦法了。他同楚西，在成都住中學的時候，就是很要好的朋友，現在到了患難的關頭，希望楚西不要拋棄了他。

「依你說來，」楚西道：「你要我作的事情，只是在上海替你去同德國辦交涉，購買軍火，是不是？」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劉團長道：「不過買好以後，還得要設法運回四川。」

「這個我可不能效力。」

「這也用不着你多操心。沿途海關卡子，我們都有接洽，絕對保險。只請你沿途照料照料，同着一塊兒回來。將來軍火到齊，還要請你指導演習。」

「這樣遠的路程，中間不怕發生意外嗎？萬一有人扣留，怎麼辦？」

「你放心，我已經說過了，沿途我們都有接洽，萬無一失。」

「我明天回你的話，行嗎？」

「事情緊急得很，我們再沒有工夫耽擱了。我請求你立刻答應我。今天你回家去佈置家務，明天我派兩個人同你一塊兒起身。這裏有一千塊錢，你暫時拿去作安家費。事情完了，自然少不了你的報酬。只要作得好，兩三萬塊錢是不成問題的。」

「好罷，我答應你！」

「謝謝！」

劉團長快樂地同楚西握手，遞給他一卷鈔票。楚西接過來放在身上，立刻告辭回家。他對父母親說，有很緊要的事情，要明天動身到上海。父母親問他什麼事情，他說南京有電報來，叫他立刻去就事。電報是從劉團長轉來的，上面沒有講明什麼事，但是非立刻去不可，他給了父親五百塊錢，作為這幾個月家用，又悄悄給母親三百塊錢，叫她自己作零用。還有一百塊錢，用來救濟窮得沒有飯吃的親友。

一切佈置好了，晚飯後一家人團聚地坐在燈前。楚西的父母，看見他剛回來，立刻又要走，自然是捨不得，但是看見他剛回來，就能夠給他們這樣多錢，想到以後家業一定發達，心裏也喜歡。

第二天早上，楚西同劉團長兩個親信的人，一同上路去了。

他去後不上三個月，果然平平安安地運回來一批新式的軍械。劉團長十分得意，給了三萬塊錢與他。楚西替父親還清賬，還買了兩股地方。兄兄弟弟親親戚戚，個個沾光，個個說楚西有出息。

隔不些時候，劉團長告訴楚西，他們的領袖決心要買一大批軍火，請楚西去辦。這一次如果成功，將來內戰，他們是一定勝利的。楚西把這件事情辦好，可得五萬元的報酬。以後川局改變，楚西還可以得一個極重要的位置。楚西此時當然不能推辭，並且也不願意推辭。第二天早上他又同劉團長的兩位親信人，動身到上海去了。

兩個月以後，一切都妥當了。但是船過萬縣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樣，被人走漏了風聲，他們領袖的對頭，事先派了一營人到萬縣，船一到就把軍火扣留。楚西和其他四位

採買軍火的人，也遞捕回重慶。

到重慶，經過嚴厲的審訊。他們起初不講，後來用夾棍軟橛這些刑具來威脅，他們通通講出來了。他們領袖的對頭，聽說對方在這樣預備推翻他，也就先下手為強，一個星期以後，四川的內戰，立刻爆發。

同楚西一塊兒辦軍火的人，都拿去鎗斃了。只有楚西，因為他是一位學軍用化學的專門人材，對他特別客氣，把他留下，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的位置。

川戰爆發以後，楚西成一個重要的人物，處處都少不了他去訓練和監督軍士們，使用新式軍械。

頭幾次出其不意，一連打了好幾個勝仗，但是後來對方到了生死關頭，也拚命反攻。因為反攻太利害，這方的軍隊不能支持，只好連日連夜總退却。

楚西那時正在前綫一處團部裏指揮。因為退得太遲了，來不及，他同一位團長，被後面的軍隊追上，見面就是幾鎗，連喊叫呻吟的聲音都沒有，就完事了。

繼續又是四個多月的戰爭，殺來殺去，人民殺得十室九空，結果劉團長的領袖失敗

，率領殘卒，退到邊境。劉團長還算見機，看見事情不妙，早就掉頭。川局平定以後，他仍然繼續當他的團長。

楚西陣亡的消息，經過半年以後，纔從一位認識楚西的同事，順便帶到他家裏來。父母兄弟一家人聽見了，說不盡的悲傷。但是他們家裏現在有的錢，楚西雖然死了，似乎也不十分重要。至於楚西的德國太太，得着死耗，帶着孩子回本國去了。

又隔兩年，劉團長又奉命來駐富順了。他回想從前同楚西一段交情，又想到楚西丟了性命，始終還是因爲他。「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想起他也有點難受。

他請他幕府裏邊一位帶筆從戎的文人，作了一篇富有桐城風味的碑文，說楚西如何地爲國爲民，戰死沙場。在公園的門首，立了一個莊嚴雄偉的一烈士紀念碑。

凡是逛公園的人，都稱贊王家有福氣，出了這樣一位光宗耀祖的人物。

王孟椿更時常驕傲地對人說，他們王家的墳山的確葬得好，纔有楚西這樣的人出來。將來說不定，他的兒子，也會像楚西那樣到外國去留學，回來作大官，替他掙幾十萬呢！

斷臂女郎

(電影故事)

第一場 烽火中的長沙

第一景 長沙女子中學校

(1) 融和的日光照耀長沙女子中學的園林。校門上露出「長沙女子中學校」七個大字。

(2) 女學生數十人，全着一律制服。正是午後四時下課休息的時間。她們三三兩兩，有的散步，有的坐在草地談天，有的在池邊凝望，有的在花叢賞花，有的倚着欄干，有的凭着老樹，她們都歡樂自然。最後有一個女孩子，專心致意地坐在長檯上看書，間或還翻英文字典，這就是劉靜容。她的二姐劉婉容，離她不遠，坐在池邊的太湖石上，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看得入神。忽然她看見報上標題「戰時中國的婦女」墮落——沉迷——毫無貢獻——她生氣，把報紙捏成一團，站起來，扔在池中，深深嘆一口氣。

(3) 一陣風來，吹得一個個女學生衣巾飄拂，頭髮散亂。風愈吹愈烈，天昏地暗，雷聲大起。女學生飛奔入室。移時大雨傾盆，電光閃爍，雷聲不絕。

(4) 驚魂甫定，鈴聲大作，一校工持鈴盞力各處搖鈴，女生相顧愕然，蜂擁入大禮堂。

(5) 校長上臺，全體學生立正敬禮。校長嚴肅的憂愁面孔，使全堂空氣緊張。校長說：「諸位同學，剛纔接着教育廳的緊急命令，因為前方軍事緊急，本校從明天起，正式解散，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集會了！」

校長悲戚，學生竊竊私語。婉容憤怒。

校長繼續說：「長沙在最近幾天，就要變成戰場。諸位都是女子，留在這兒，也沒有什麼幫助，還是趕快疏散到後方去罷。因為戰爭到底是男人的事情……」

(6) 第二天早上，女學生紛紛離校。婉容靜容隨一挑夫出校，至校門婉容徘徊瞻顧不忍離去，熱淚盈眶。

第二景 長沙市街

(7) 婉容靜容隨挑夫入市區。街上行人慌亂地奔走。

(8) 商店有的關門，有的運貨上車。

(9) 一羣軍隊跑步過去。間或一輛小鋼車載軍官飛馳。

(10) 馬路上，板車，挑子，難民，絡繹不絕。

(11) 天空中有飛機的聲音，一大隊飛機，掠空而過。

(12) 一家難民。丈夫背一個大包，手中抱一個小孩。女人背上背一小孩，兩手都提着包袱。後面還跟着兩個小女孩，一個十歲，一個七歲左右，走得很疲倦，很慢。男人只催她們「快走」！她們走不快，男人氣極要打，女人拉勸，小女孩大哭。男人罵道：「你們這些女的真沒有用！連逃難都不行！」婉容聞言只是皺眉。

(13) 婉容三人再前行，經過一曠場，一隊兵正準備開赴火綫，軍官訓話：「……現在敵人已經到了面前，正是我們盡忠報國的時候。大家要拿出勇氣來，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要怕死，不要退後，不要像女人一樣！……」婉容怒容滿面，不聽完就走。

第三景 劉鼎昌家，離長沙十里。

(14)劉宅中堂。正中供「劉氏堂上歷代祖宗之神位」。丫頭小香與陳奶媽正焚香點燭，廚子老李，揣三牲酒飯進來，擺在神桌上。

陳奶媽 小香，醫生來了沒有？

小香 還沒有來呢。

陳奶媽 張順不是打轎子去接嗎？

小香 是呀！已經去兩個鐘頭了，我到大門去望了三次，連影子都沒有。

老李 張順這個傢伙最靠不住，要是我去，早就接回來了。太太怎麼樣？

陳奶媽 看樣子快生了。醫生又不來，真是糟糕！——小香，什麼都準備好了，你去請老爺罷，我還要去問候太太！

小香 陳奶媽，你猜太太這回生的是男是女？

陳奶媽 誰知道？我希望是男的。

小香 萬一是女的呢？

陳奶媽 那可把老爺氣壞了！

老李 爲什麼要氣壞呢？

(15) 劉鼎昌在書房中坐立不安，書房中古書甚多，壁上掛有名人書畫。小香進來。

劉鼎昌 小香，醫生來了嗎？

小香 還沒有呢。

劉鼎昌 真是豈有此理！太太呢？

小香 陳奶媽說，看樣子快生了。

劉鼎昌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小香 老爺，香燭點好了。

劉鼎昌 好，我立刻就去。小香你到大門口去守着，醫生來，立刻跑來告訴我？

小香 是！

(16) 劉鼎昌入中堂。敲磬，焚紙，跪拜，默默禱告。甫完。

(17) 小香從外慌忙跑入。

劉鼎昌 醫生來了嗎？

小香 沒有。

劉鼎昌 那你跑進來幹什麼？

小香 二小姐三小姐回來了。

劉鼎昌 真奇怪！她們回來做什麼？

小香 據說風聲不好學校解散了！

劉鼎昌 嗯。——叫她們馬上到這兒來。

(18) 小香剛轉身，婉容靜容已到中堂。

婉容 爸爸，我們學校——

劉鼎昌 回頭再說好了。現在趁香燭還點着，你們倆人立刻跪下。

婉容 跪下做什麼？

劉鼎昌 跪下禱告，請求祖先保佑，你媽媽這回生一個小弟弟！

婉容 爸爸！

劉鼎昌 還不替我跪下嗎？

婉容靜容跪拜禱告，劉鼎昌敲磬焚紙。小香指揮挑夫揹行李進屋。

(19) 張順步行，醫生坐轎，在路上行走。張順跑得滿頭是汗，連聲催轎夫快走。遠處有隱約的大砲聲音。

(20) 婉容靜容仍在禱告，陳奶媽匆忙出來。

陳奶媽 老爺，太太不好得很，請你趕快進去？

劉鼎昌 真急死人，醫生又不來！陳奶媽，你出去看看，醫生到底來了沒有？——不，你不去，叫小香去好了。

劉鼎昌回身慌忙進屋，婉容靜容隨入，陳奶媽慌忙亦入。

(21) 張順與醫生在路上行走，張順連聲催快。遠處大砲聲。

(22) 婉容同學陳玉芝僮僕未婚夫張又誠來訪。至大門遇小香。

小香 陳小姐，張先生。

陳玉芝 二小姐在家嗎？

小香 剛回來呢。請到書房坐罷。

小香帶他們進書房，倒茶。

小香 請稍坐一會，我去請二小姐來。

小香出。

陳玉芝 又誠，你真的不走嗎？

張又誠 玉芝，請你原諒我，我不能走。

陳玉芝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張又誠 抗戰勝利的時候再見！

陳玉芝 那不是很久嗎？

張又誠 不會久，只要中華民族每一個男子，都抱犧牲的決心！

(23) 婉容 (在門口聽見最末一句話。) 爲什麼只要中華民族每一個男子呢？ 又誠，

你也這樣看不起女人嗎？

張又誠 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乃是事實問題。

婉容 讓我將來用事實證明給你看好了！——玉芝，怎麼樣！你決定走嗎！

陳玉芝 當然走，我的母親素來胆小，又多病，我不能讓她在這兒。現在又誠把什麼都預備好了，明天一早動身。我們還是一塊兒走罷。你同你爸爸講過沒有？

婉容 剛纔提到了。但是媽媽正要生產，這可怎麼辦呢！

張又誠 事情緊急得很，明天要不走，恐怕就不能走了。

婉容 回頭我再同爸爸商量好了。

陳玉芝 你媽媽現在怎麼樣？

婉容 今天早上五點鐘就疼起了，現在隨時都可以生的。已經派人去接醫生，但是醫生老不來！

（張順慌忙入，滿頭大汗。）

張順 二小姐，老爺呢？

婉容 醫生到了嗎？

張順 到了，到了！真不容易！他無論如何不肯來，後來還是——

婉容 你把醫生立刻帶到太太房裏去！

張順 是！（出。）

張又誠 既然你們這樣忙。

婉容 坐一會，沒有關係。反正醫生也不會讓我們在旁邊的。

靜容 跑入。

靜容 二姐，醫生說情形很好，十分鐘以內就要生了。

（24）劉鼎昌入。略招呼，即坐椅上休息。

劉鼎昌 醫生來得還湊巧，再遲就麻煩了。又誠，玉芝，剛纔婉容已經告訴我了，我謝謝你們一番好意。

張又誠 老伯的意思怎麼樣呢？

劉鼎昌 當然是走，剛纔醫生也講，走是一定走的，就是內人的身體，還有剛生下的小孩，萬一路上——

陳玉芝 我們只要到衡陽，在那裏還可以休息一些時候。

劉鼎昌 好罷，回頭問問醫生再決定好了。

（小香慌忙入。）

小香 老爺，太太生了。

劉鼎昌 （起立）生了嗎？ 是男的還是女的！

全室緊張，均注目小香。

小香 是一位小姐！

劉鼎昌 （失望坐下。）真是家門不幸，一個女的，二個女的，連第四個都是女的！

我劉鼎昌的命，爲什麼這樣苦？到底我作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悲哀

。）我這一生就算完了！

陳玉芝 老伯，不要悲傷，女孩子也是一樣。

劉鼎昌 怎麼是一樣？你瞧，又誠是男子，他就可以留在這兒，報效國家，抵抗敵

人。你同婉容靜容，因爲是女人，只有逃難。

婉容 爸爸，女人也可以報效國家，抵抗敵人的。

劉鼎昌 這樣的女人也許有，但是我還沒有見過！

婉容 爸爸，我有一個請求。

劉鼎昌 什麼請求？

婉容 我決定不到重慶，我要留在這兒，加入又誠他們一塊兒作救國工作。

劉鼎昌 胡說！我們決定走，我們決定明天走！——又誠，請你費心，明天幫忙照

料。

張又誠 這不成問題，火車站站長已經答應幫忙，上車是不成問題的。

劉鼎昌 那好極了！我們就這樣決定罷，明天早上五點鐘動身。

陳玉芝 伯母和小妹妹的身體該不要緊罷。

劉鼎昌 現在什麼也管不着了。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剛生的女孩子，大家一齊死在這

兒！

婉容 爸爸！

劉鼎昌 還有什麼說的？不許說了！趕快去收拾東西（大怒。）——明天走，你聽見沒

有？明天五點鐘走！（跌坐椅上。雙手抱頭。）呵，我的頭，我的頭！我快要瘋了！

第二場 山城月景

第四景 重慶跳舞廳。

(25) 月光下重慶江景。

(26) 電光下重慶市景。

(27) 大跳舞廳，裏面有盟軍軍官，吉浦女郎，銀行家，官吏，留學生，公子，小姐，各式各樣的人物。

一位盟軍軍官，同一位中國女子跳舞，女子不以手攔其肩而以手挽其頸。

又一對，盟軍在女子耳邊說兩句話，女子大笑，連說：(Nono!) 又一大肚子商人與一半老徐娘跳舞，姿勢不佳，作出種種醜態。再一對中國青年男女，技術甚佳，跳出種種花樣。

音樂甫停，羣衆繼續拍掌，音樂再起，跳舞加快。

跳完，跳舞技術最佳的一對青年男女，手拉手，開門，走出跳舞廳外的月台。

(28) 月台上可遠望江景，台上擺設花卉，居然一小花園。有長椅小桌等物。女的凭欄遙

望。

女 今天晚上的月光太美了！

男 是的，很美。月光下看你，更美。

女 不要胡說！

男 難道不是真的嗎？

女 一點也不真！我知道你身子雖然在這裏，你的心早已經在昆明了。

男 慕容，你真是冤枉我！你知道兩個月以前，我在這兒第一次會見你，我就愛上你了。你是世界上最聰明，最美麗，最——最——

女 不要來這一套了罷，太肉麻了！

男 那你教我怎麼辦呢？

女 怎麼辦？陪我跳舞，陪我喝酒，陪我打牌，陪我玩耍，陪我盡情地享受人生。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享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享受纔是真的。

男 你的話當然很有道理，不過單是這樣享受，還不澈底。

女 要怎樣纔澈底呢！

男 要兩人相愛纔澈底。

女 (大笑。)

男 你笑什麼呢？

女 我笑你真是一個小傻瓜！

男 我有什麼傻呢？

女 老是愛呀愛的！像你這樣的幼稚話，對我兩個妹妹講還可以，對我講真是太不

知趣了！

男 你還這樣年青，漂亮，難道你今生今世，就不會再愛一個人嗎？

女 我一生一世就沒有愛過人。在十幾歲的時候，讀了二本小說，看了二場電影話劇，心裏還常常有些幻想。後來進大學，同一些男朋友鬼混，我立刻就變聰明了。我知道中國社會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享受纔是真的。但是要享受，就不能不有錢。我就決心嫁一個有錢的丈夫。

男 呵，原來你嫁給金德望，完全是爲的錢嗎？

女 當然是。

男 你一點也不愛他嗎？

男 你瞧，他那個樣兒，也值得我愛嗎？一身的傻肉，一臉的傻像——

(29) 鏡頭移轉跳舞場，金德望正與半老徐娘在跳舞，作種種傻像。

(30) 鏡頭回到月台男女繼續談話。

男 嫁給這樣一個男人，你精神上受得了嗎？

女 有什麼受不了？我有的是錢我有的是自由。我的一切行爲，他都不能干涉。

男 這是你們結婚的交換條件嗎？

女 當然是。

男 這樣說來，你可以答應我了。

女 答應你什麼？

男 剛纔在跳舞的時候，我對你說的。

女 不行！

男 爲什麼呢？

女 因爲今晚上我沒有興趣。

男 慕容，答應我罷，答應我罷，再不答應，我可急死了！

女 那到不至於。你聽，音樂又起了，來，我們進去跳舞。

男 (生氣退坐椅上) 我不去！

女 爲什麼呢？

男 因爲今晚上我沒有興趣！

女 (大笑。) 我可憐的小傻瓜，也會生我的氣嗎？起來，同我接一個吻。

男 驚喜，跳起來與慕容接吻。

門啓，婉容入，見狀，退回，復閉門。

女 怎麼樣？現在不生我的氣了罷？

男 不生了。

女 那就好了。你知道，月生，我相當地喜歡你，雖然我明明知道你這個人靠不住。

男 我還靠不住嗎？或頂靠得住了。

(81)門啓，婉容入。

婉容 姐姐，姐夫請你講話。

慕容 好，我去。(進去。)

月生 二小姐，你喜歡跳舞嗎？

婉容 不喜歡！(轉身欲入，見月景太美，至欄邊，望江上。)

月生 二小姐來重慶多久了？

婉容 一個多月。(頭不回)

月生 二小姐喜歡重慶嗎？

婉容 不喜歡！

月生 爲什麼不喜歡呢？

婉容 (回身。)因爲重慶沒有幾個真正的「人」，盡是些「鬼」！

月生 二小姐說話真聰明，我想二小姐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了。

婉容 劉先生真會開玩笑。我那裏有你聰明？

月生 二小姐把話說顛倒了。其實二小姐不但最聰明，而且最漂亮，最溫柔，最

最——

婉容 最討厭那些口是心非的人，是不是？

月生 二小姐說我口是心非，真是冤枉我。二小姐只要同我好下去，你知道我是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

婉容 我決不會同你好，你靠得住靠不住，與我有什麼相干？像你這樣的無聊話

，對我姐姐講還可以，對我講真是太不知趣了！（回身進去。）

月生 二小姐！二——

（32）跳舞場內景。一西洋女子正表演單人跳舞。

（35）金德望與半老徐娘看跳舞，興高采烈，不覺手舞足蹈，連聲叫好。慕容與另一漂亮的銀行老板張德新，啾啾私語。靜容獨坐無聊，拿一本書出來看。另外一位年青的銀行老板柳中玉，注意靜容，越看越愛。

柳中玉 三小姐太用功了！

靜容 嗯。（低頭看書，不動。）

柳中玉 三小姐看的什麼書？

靜容 化學。（仍低頭不動。）

柳中玉 化學最有趣了！我也最喜歡化學。記得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就——

靜容 ，（笑抬頭）你就最喜歡化學嗎？

柳中玉 也可以這樣說罷。

靜容 柳先生，你錯了，小學裏邊根本就沒有化學！

柳中玉 是的，是的！我記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是說在中學的時候。對不對？

三小姐。中學裏有化學，對不對？

靜容 我也不知道，你回家去問你媽媽好了！

靜容低頭看書，柳中玉無法，用指頭搥桌子。

(88) 婉容盛怒走至桌前。對慕容說：

婉容 姐姐，已經一點鐘了，我們回去罷。

金德望 二妹就要回去嗎？你還沒有跳舞呢。

婉容 不跳舞了。明天還要到大學去攷試呢。姐姐，回去好不好？

張德新 (對慕容。) 金太太，你這兩位妹妹，真是了不起！又聰明又好學！

慕容 張先生過獎了！

婉容 姐姐，回去罷！這個地方，我一刻也受不了！

劉月生走至桌前。

月生 怎麼樣？二小姐就要走了嗎？這樣早！我還想陪二小姐跳舞跳舞呢。你瞧，音樂又起了。二小姐，我可以——

婉容 不可以！

月生 那麼金太太？

慕容起立。張德新亦起立。

張德新 對不起！劉先生，我早已經訂下了！（兩人舞出。）

月生 （對半老徐娘）徐夫人，我可以同你跳舞嗎？

徐夫人 當然。（兩人步出。）

柳中玉看婉容靜容，知無望，至鄰桌，求另一女人跳舞。

（34）靜容仍然繼續讀書，婉容坐着生氣。金德望此時好像有點疲倦了。兩手撫着大肚子，打起盹來，移時，鼻內有鼾聲。婉容越坐越難受。

婉容 靜容！

靜容 姐姐！

婉容 你覺得這個地方怎麼樣？

靜容 無所謂。

婉容 難道你不討厭這些人嗎？

靜容 我當然討厭，不過既然來了，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讀書。

婉容 這就叫做抗戰時期的首都生活，真是太笑話了！

靜容 當然是笑話，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婉容 真想不到！大姐還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幾年不見，墮落成這個樣子！

靜容 全中國的婦女，又有幾個人不是這個樣子呢？

中國社會，就像一個大糞坑，只要走進去，決沒有乾淨的時候。惟一的辦法，就是讀書。在書裏邊，我還可以過一點清潔的生活。

婉容 難道我們不能起來，大聲疾呼，喚醒，中國女界的同胞嗎？

靜容 我恐怕你一個人的呼聲太小了。

婉容 我不相信。我要以我個人最大的決心，來引起千萬人的決心！

(85)正在這個時候，跳舞場中有一男人對半老徐娘吊膀子，徐娘報以微笑，男的上前，欲與徐娘跳舞。劉月生起初讓，後來又去爭。男的不讓，劉月生強拉徐娘，男的大怒，與劉爭吵，揮以老拳，劉奮勇還擊。一時全場大亂。進來許多憲兵，將男的及劉押出去，秩序恢復，音樂再起。

慕容叫茶房。

慕容 你去叫一五二號汽車夫準備汽車！

茶房 是了（退出。）

張德新 金太太就要走了嗎？

慕容 我得趕快去替月生想辦法，要不然今晚他出不來了。

張德新 這容易，我這兒拿一張片子，你派人送去找老黃，叫他立刻放人好了。

慕容 也好！

張德新取一名片，在上面寫幾個字，交與慕容。

慕容 謝謝！

張德新 關於我託你的事情，希望你早點設法。

慕容 我當然幫忙，不過恐怕她的脾氣不大好辦。

茶房 太太，汽車準備好了。

慕容 （對婉容靜容金德望）我們走罷。

金德望 整個時間，都在鼾睡。慕容以手捻其頸，德望大叫而醒。

金德望 什麼事？

慕容 我們走了。

金德望 還早罷。

慕容 胡說！走！要睡覺回家去睡！（四人下。）

第二場 金錢的力量

第五景 金德望的家

（36）金德望的寢室。已經早上十一點鐘了，金德望還在床上酣睡，鼾聲甚大，狀極可

笑。

慕容穿寢衣，在梳妝台前對鏡撲粉，搽口紅，畫眉。

丫環春蘭入。

春蘭 太太，劉月生先生來了，要會你。

慕容 讓他在客廳等着。

春蘭 是！（轉身欲出。）

慕容 春蘭，老太爺老太太用過早餐沒有？

春蘭 早用過了，現在已經十一點鐘，老太爺在花園散步，老太太在房裏，病還沒有好。

慕容 二小姐三小姐呢？

春蘭 清早起來，連早飯都沒有吃，就出去了，說是要攻學堂。

慕容 張經理的電話打過沒有？

春蘭 十點鐘打的，他說十二點鐘準來。

慕容 廚房吩咐過沒有？

春蘭 吩咐過了，但是廚子今天早上沒有買着魚。

慕容 豈有此理！叫他馬上去買！無論多少錢都要買！笑話！他應當知道，我沒有魚是不能吃飯的，況且今天還有客人！

春蘭 我立刻就去告訴他。太太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慕容 沒有了，你去罷。——哦，對了，回頭預備兩份白木耳湯，一盤西點，端到客廳來，我同劉先生一塊兒吃。

春蘭 是——（出。）

慕容脫襯衣，穿上旗袍，在穿衣鏡前，左右顧盼。再回至梳妝台，再加口紅，然後預備走出。床土金德望忽然醒來，一掙身起來，揉眼睛。

金德望 慕容，什麼時候了。

慕容 十一點。

金德望 你到那兒去？

慕容 到客廳去，劉月生來了。

金德望 他！你不是說昨晚抓去了嗎？

慕容 已經放出來了。

金德望 這麼容易？

慕容 這就是我的本事！

金德望 今天我可不可以出去呢？

慕容 你不能出去。回頭張德新要來，打牌三缺一。

金德望 好罷。你先去，我穿好衣服就出來陪。

慕容 現在到用不着你陪，你慢慢兒穿好了。（慕容出。）

金德望（自語。）「慢慢兒穿」——幹嗎要慢慢兒穿呢？

（87）西式客廳，陳設華麗舒服。屋角有一巨型無線電收音機。

劉月生 在屋中沙發上坐着抽香烟，把烟子吐出一個個的圓圈，心裏好像在想什麼

。起來來回走兩遍，忽然發現壁爐上有一個小鏡架，取在手裏一看，原來

是婉容和靜容的像片。劉再坐下，持像片凝視。慕容入。

慕容 怎麼樣？看出神了嗎？

月生 （驚起。）你這位二妹真漂亮！

慕容 你想她嗎？

月生 假如你不吃醋的話，我也不妨想一意。

慕容 笑話！你想得到總怪呢？

月生 爲什麼想不到呢？

慕容 至少有三個理由。第一層，你的錢不夠多，第二層，你對人生的態度不嚴肅，第三層，她現在根本不想嫁人。

月生 假如你能夠喜歡我，爲什麼她不能夠喜歡我呢？你不要忘記，她是你的妹妹。

慕容 婉容當然是我的妹妹，但是我們兩人的性格不相同。我對人生不嚴肅，她對人生最嚴肅。你同我還可以合得來，你同她絕對合不來。

月生 她爲什麼現在不想嫁人呢？

慕容 我曾經細問過她了。她想讀書，她想救國，她立志要作一位抗戰建國的女英雄。

月生 這多麼無聊！

慕容 你說她無聊，她總說你無聊呢！

月生 但是你爲什麼說我錢少呢？難道錢多又有辦法嗎？

慕容 當然有辦法。你只消看，近幾年來，多少高談抗戰救國的女子，結果還是嫁給有錢人。假如婉容有一天思想轉變，也只能嫁給一位有錢的人，決不會嫁給你這樣一個游手好閑的窮光蛋。

月生 我也不能算是窮光蛋。我在銀行作業務，一個月的收入，也有一二十萬呢。

慕容 真不要臉！一二十萬的收入也要拿來談。你想，那一個月你的錢夠用？那一個月，你不在我這兒拿錢。你還有資格追求婉容嗎？

月生 就算我沒有資格，那麼誰又有資格呢？

慕容 張德新就有資格。他是重慶數一數二的富翁，政治有勢力，舉動談話沒有你那樣輕浮。我已經答應幫他的忙，他昨天晚上特別拜託我。說不定有一天婉容會喜歡他的。

月生 你有絕對的把握嗎？

慕容 絕對的把握很難說，因為婉容的性情是極其固執的，不過人類始終是人類，特別是女人，她們有她們的弱點。

月生 弱點就是愛錢，對不對？

慕容 我的小傻瓜快變聰明了！（笑。）

（38）張德新入。

張德新 誰變聰明了？

慕容 小傻瓜！

張德新 誰？

慕容 你想這屋子裏面還有誰？

月生 慕容，你這個誇獎的稱呼，我當不起！假如張先生喜歡，我可以轉讓。

張德新 劉先生，不要客氣，你還是留着自己享受罷。劉先生，昨天晚上受驚了罷。

月生 到沒有什麼。——對了，我還沒有謝謝我的救命恩人呢。（對慕容一鞠躬。）

慕容 你到用不着謝我，你應該謝張先生，因為他纔是你的救命恩人。

月生 爲什麼？

慕容 因爲是他寫片子把你救出來的。

月生 既然這樣，我有一個最好的方法謝謝張先生。

慕容 什麼方法？

月生 我不同張先生競爭了。我正式宣佈退出。

張德新 （對慕容）他是說——

慕容 當然是。今天我就給你機會，讓你作第一次的進攻。

張德新 慕容，你真夠朋友！

慕容 你現在纔知道嗎？

春蘭入。

春蘭 太太，二小姐三小姐都回來了。

慕容 馬上開飯！

春蘭 白木耳湯和西點還要不要呢？

慕容 不要了，馬上開飯！

(89) 飯廳。西餐長桌，金德望與慕容坐兩頭，劉鼎昌夫婦，慕容靜容張德新劉月生分坐兩旁，張德新坐婉容旁邊，劉月生坐靜容旁邊。

慕容 張經理，最近你買這一批貨又大賺錢了，讓我祝你成功！(舉杯。)

張德新 (舉杯。) 謝謝！其實這也不算什麼。我認爲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錢。

慕容 是愛情，是不是？

張德新 金太太當然知道，我素來就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因爲我把戀愛看得這樣重，所以今年雖然三十一歲，還沒有結婚，因爲我認爲沒有真正的愛情

，就不能結婚，沒有愛情婚姻，就是罪惡。（回頭對婉容）二小姐，你說對不對？

婉容 在原則上是對的。

張德新 我真高興，二小姐你能夠贊成我的主張。聽說二小姐的學問好極了，以後可以讓我常常來請教嗎？

婉容 不敢當！

張德新 （對劉鼎昌）劉老伯還喜歡重慶嗎？

劉鼎昌 這兒倒是很熱鬧的。

張德新 劉老伯福氣太好了！不瞞你老人家，你這三位女公子，都是了不起人物。

劉鼎昌 張經理說話太客氣，都是我福薄命淺，所以至今還沒有兒子。

張德新 劉老伯有了這樣好的女兒，何必一定要兒子呢？其實女兒不是一樣的嗎？

劉鼎昌 女生外相，那裏像兒子那樣，能夠養老送終？

張德新 老伯忘記了一句古話，女婿是半子呀。有了好女婿，不是一樣可以養老送

終嗎？你瞧，你這位大女婿，多孝順！

大眾眼光齊集金德望，金德望正在吃牛排，大驚，把一塊沒有嚼盡的牛排，整吞下去。在喉間哽起，吐不出，吞不下，難受萬分。招募容過來，在背上打了兩拳，纔下去。面紅耳赤，不斷喘氣。慕容叫他喝一口紅酒，剛要下咽，忽然覺着不舒服，反嘔轉來，把旁邊坐的劉月生的漂亮西裝打髒了。

慕容見劉月生那個樣子，忽然大笑，其餘的人，也忍不住笑了。

慕容 走，走！你們兩人都去換衣服！

(40) 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候，落日返照着金德望的花園，花樹池閣都呈出燦爛的光輝。劉鼎昌金德望靜容坐在花台前籐椅上閑談。慕容和劉月生，婉容和張德新在園中散步。

月生 張德新這傢伙真利害，你瞧婉容對他已經有點意思了。

慕容 他今天真是特別地聰明！

月生 剛纔那些話講得多漂亮！

慕容 只要婉容肯嫁他就好了。

月生 那麼張德新那個姘頭呢？

慕容 那還不簡單？德新有的是錢，花一兩百萬，遣散就是。

月生 假如他對婉容也靠不住呢？

慕容 那到不用愁。我從來沒有看見德新對一個女人像對婉容那樣發狂的。他再三告訴我，這是真正的愛。而且這次是正式的婚姻，德新在社會上的名譽地位，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並且退一步來說，在任何情況之下，婉容以後有的是錢。

月生 你想婉容會喜歡張德新的錢嗎？

慕容 年青女子也許不認識錢的價值，一時不喜歡，但是年齡越大，就會越喜歡的。而且張德新不但是有錢，人也不壞呀。

月生 哈，哈，哈！張德新人還不壞嗎？

月生 你完全誤會我的意思！

(41) 劉鼎昌 靜容在花台前籐椅上坐着談話，金德望正在打鼾聲。

劉鼎昌 靜容，你媽媽的藥吃過了沒有？

靜容 剛纔吃過了。

劉鼎昌 她覺得好些嗎？

靜容 別的沒有什麼，就是噁胃氣痛。自從小妹妹死了以後，這十幾天，她沒有一天舒服的。

劉鼎昌 真是看不開！有了三個女孩子，對最後一個女孩子，還這樣捨不得。

靜容 到底是她自己親生的呀。

劉鼎昌 哼！

停一會。一個蒼蠅飛到金德望鼻子上，他閉着眼睛用手打開，仍然睡覺。

靜容 爸爸！你覺得這位張經理爲人怎麼樣？

劉鼎昌 你問他幹什麼？

靜容 因為他對二姐很好。

劉鼎昌 張經理爲人極好的，聰明能幹。三十一歲就作銀行經理，當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靜容 假如二姐喜歡他呢？

劉鼎昌 你怎麼知道二姐喜歡他？

靜容 因爲二姐從來沒有同一個男人講過那樣多話。

劉鼎昌 也許。

靜容 爸爸！

劉鼎昌 怎麼樣？

靜容 你贊成二姐嫁給張經理嗎？

劉鼎昌 假如張經理有誠意，我當然贊成。女孩子家，能夠作什麼事？早嫁人一天好一天。

靜容 爸爸，我不想嫁人。

劉鼎昌 爲什麼？

靜容 因爲我想讀書。

劉鼎昌 讀書也好，不過永遠讀書，也不是辦法。不過反正也沒有人追求你，你現在根本談不到這一個問題——

(42) 鏡頭緊接下面談話。婉容和張德新在小橋上，婉容坐園于上，張德新站在她的面前。

婉容 你現在根本談不到這個問題。

張德新 爲什麼呢？

婉容 因爲我們彼此認識太淺了。張先生，請你不要忘記，我們纔會第二面呢。

張德新 一個真正的愛情，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婉容 至少也不能這樣隨便。

張德新 那麼你什麼時候答覆我呢？

婉容 我們以後再談罷。(起身走。)

張德新 (追上。)明天早上我可以來找你嗎？我們開汽車到南溫泉去玩，好不好？

婉容 不行（再走）

張德新（追上）爲什麼不行呢？

婉容 恐怕我爸爸不答應。

張德新 萬一他答應呢？

婉容 那就要看我喜歡不喜歡。

（43）南潯泉花溪，婉容與張德新划船。

張德新 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這個地方風景太美了！

婉容 你知道得太清楚了！

張德新 婉容——我可以叫你婉容嗎？

婉容 我並不反對！

一對對青年男女，划船過來。

張德新 婉容，我願意永遠同你這樣在一塊！

婉容 有什麼意思？

張德新 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婉容 你相信嗎？

張德新 我當然相信，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

婉容 (微笑。) 不大清楚！

張德新 婉容，到底你什麼時候答應我呢？

婉容 我們以後再談罷。你瞧，這兒的飛泉多美？

兩人注視飛泉

張德新 婉容，明天晚上，勝利大廈有跳舞會，你可以陪我去嗎？

婉容 假如姐姐姐夫都去。

張德新 好極了！我知道他們一定去的。

(44) 勝利大廈跳舞廳。金德望與慕容正在跳舞。張德新與婉容也在裏邊。

張德新 婉容，你快樂嗎？

婉容 還可以。

張德新 婉容，你現在可以答應我嗎？

婉容 不可以。

張德新 婉容，答應我！只要你答應我，我任何犧牲都可以的！

婉容 德新，我問你——

張德新 你問我什麼？

婉容 算了罷。

張德新 婉容，你儘管問好了。

婉容 假如有一天，我需要一筆錢，一筆很大的錢，你能幫助我嗎？

張德新 當然能夠。你要多少？

婉容 三萬萬！

張德新 不成問題！你拿去作什麼呢？

婉容 我拿去作一番救國的事業。

張德新 這當然可以。明天我一早就送支票來。

婉容 謝謝你！

張德新 我的問題呢？

婉容 我剛纔向你借錢，你就提出這樣問題，這不太像商業行爲嗎？

張德新 對不起！婉容，你誤會我了。這本來是兩件事。我們以後再談好了。

音樂停，四人甫就坐，靜容倉皇入。走急，一時不能講話。

慕容 靜容，什麼事？

靜容 媽媽！

婉容 媽媽怎麼樣？

靜容 不好得很。我怕——

婉容 我們馬上回去好了。

五人慌忙離開跳舞場，在門口上汽車。

(45) 汽車經過許多熱鬧的街道。

(46) 至金宅下車。按門鈴，一男僕開門。

婉容 老太太現在怎麼樣？

男僕 據說現在稍好一點。

慕容 請醫生沒有？

男僕 醫生已經早來了，剛纔還打了一針。現在還在房裏同老太爺守着。二小

姐——

婉容 什麼事？

男僕 剛纔有一位年青的女客來會你。

婉容 誰？

男僕 她不肯說名字。

婉容 奇怪！她現在在那兒？

男僕 走了，她說一會還要來。

五人入。張德新入客廳，四人進裏面。

(47)張德新進客廳，坐下抽烟，無聊，開無線電收音機。傳來瓦格勒 Siegfried 音樂。

正值最緊張時，客廳門啓，進來一女人。張回身，見她，大驚，旋大怒。

張德新 靜靈，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靜靈 我來找劉小姐。

張德新 你認識她嗎？

靜靈 我不認識她。

張德新 哦，我明白了！你存心來破壞我，是不是？

靜靈 德新，不是我破壞你，是你破壞我！

張德新 我相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靜靈 德新，我爲你曾經離開家庭，我爲你曾經犧牲學業，你當初曾經答應我結婚，現在孩子都一歲了，你却忍心拋棄我，你還對得起我嗎？

張德新 我從來沒有斷絕你的經濟，我爲你曾經花過許多的錢。

靜靈 錢有什麼用處？德新，我愛你，我要你轉來。我請求你，不要拋棄我！

張德新 靜靈，我要你立刻離開這個地方！

靜靈 除非你同我一塊走。

張德新 這個辦不到！——假如你生活困難，我可以幫助你。我答應再給你一百萬。

靜靈 我不要你的錢，我要你！

張德新 你到底走不走？

靜靈 (坐下。) 德新，請你原諒我，我不能走！沒有你，我不能生活！

張德新 你真的不走嗎？

靜靈 德新！

張德新 靜靈，你放明白些——姓張的不是好惹的人！

靜靈 我現在什麼也不管了，死了也沒有關係！

張德新 你拿死來騙我，是不是？

靜靈 隨便你怎麼辦好了！

張德新 (大怒。上前扭住靜靈，拉她起來，推她。) 走！立刻走！不走我要你的

命！

婉容入。

婉容 張先生，張經理，有話好好講好了，何必這樣兇呢！

張德新 婉容！

婉容 張經理，請你以後不要再用這樣親密的稱呼。

張德新 婉——劉小姐，請你原諒——這件事情，實在是——

婉容 不必解釋，剛纔我在客廳門口，已經聽得很清楚了！（轉身至門口）王忠

——王忠！

男僕入。

婉容 叫汽車夫預備汽車，張經理要走了。

男僕 是！（出。）

張德新無法，看婉容一眼，知無可挽回，只好走出。

靜靈欲言又止，亦隨出。

婉容僵立，忽坐沙發，大哭。

靜容慌忙入。

靜容 二姐！

婉容 （驚起。）怎麼樣？

婉容 媽媽——媽媽——她死了！

第四場 從軍難

第六景 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

(48) 中央大學大門，露出「中央大學」四字。

(49) 學生上課。

(50) 學生球賽。

(51) 學生在圖書館。

(52) 學生在化學實驗室。

(53) 女學生宿舍。有的吹口琴，有的打開皮包，對小鏡搽脂粉，塗口紅，有的躺床上，有的寫情書，有的兩人坐床邊，親密笑談。靜容與另一女同學，共同研究化學。婉容在看報紙。女僕開門進來。

女僕 劉婉容小姐，有人會。

婉容 那一個？

女僕 不知道，她說她是你的老朋友。

婉容 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僕 是女的。

婉容 在那兒？

女僕 在會客室

婉容 好了，我就來。

女僕出，婉容略理頭髮，即出，入會客室。

(54) 學生會客室。婉容進來，見長沙女中同學陳玉芝，大喜，彼此握手，非常高興。

婉容 玉芝，我真想不到，會是你！你什麼時候來的重慶？住在那兒？你好嗎？

又誠怎麼樣？你怎麼這樣久不給我寫一封信來？你母親來沒有？呵，玉芝！我真高興會見你，來，來？我們坐下慢慢談。告訴我，什麼都告訴我。

玉芝 婉容，你還記得八個月以前，離開長沙那一天早上，你們走了，我因為母親病重，沒有同你們一塊兒走嗎？

婉容 是的，是的，後來怎麼樣？

玉芝 後來我們退到鄉下，母親的病，漸漸好了。因為地方偏僻，日本軍隊到沒有來騷擾。但是兩個月以後，日本人來了，又誠組織起游擊隊，同他們打了一仗——

(55) 日本軍隊一連，游擊隊苦戰勝利情況。

玉芝 自從這一次以後，我們沒有一定的家了——

(56) 游擊隊吃飯，唱歌，造手榴彈，巡哨，打仗，俘虜日本人，各種生活情形。

玉芝 我們還不時到長沙，作了好些破壞的工作。

(57) 炸燬軍火庫。

(58) 刺殺漢奸。

(59) 刺殺日本軍官。

(60) 破壞飛機場。

(61) 取貼傳單

玉芝 我們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破壞的力量也越來越大。我們同中央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

(62) 游擊隊一部分，歡迎中央政府指導員情形。

玉芝 我們的槍枝子彈經費，都有充分的接濟。

(63) 游擊隊接受中央槍枝子彈情形，存儲軍火情形。

玉芝 我這一次同一位同志到重慶，就是要向中央報告一切，請求指示和接濟。

婉容，你呢，半年多的大學生活，有意思嗎？

婉容 (感動) 玉芝，你真是偉大？你真是一位女英雄，替中國婦女，揚眉吐氣

，談到我，真是慚愧極了。起初到重慶一個多月，完全是鬼混，現在進大學，還是在鬼混。

玉芝 假如你願意，你可以到我們那兒去工作。

婉容 也許有這麼一天，不過目前政府發動智識青年從軍，我已經報名加入了。

玉芝 那也是一樣。

婉容 你在重慶能住多久？

玉芝 說不定，也許十天，也許一個月。因為那兒工作緊張，我們得趕快回去。

婉容 我可以來會你嗎？

玉芝 可以。（取名片寫住址。）這兒是我的住址，我晚上多半在家。再見！

婉容 再見！星期六晚上我一定來看你，因為我要先告訴我姐姐，我已經加入智

識青年從軍。

（64）金德望家客廳。慕容與婉容對坐談話。窗外雷電交加，傾盆大雨。

慕容 婉容，我說你真是一個傻子，放着舒服的生活不過，偏偏要去從軍。

婉容 姐姐你固然聰明，但是假如全中國的青年，個個都像你那樣聰明，中國一定亡了。

慕容 中國亡不亡，與我有什麼關係？

婉容 怎麼說沒有關係？你不是中國人嗎？你願意外國人來統治你壓迫你，作他們的奴隸牛馬嗎？

慕容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是奴隸牛馬，就是沒有錢的人。有了錢，隨便在什麼環境，什麼政府之下，都可以過舒服生活。

婉容 你只曉得錢，你不曉得萬一日本人來了，你的錢也保不住的。

慕容 這還不知道？

婉容 姐姐，你也是大學生，你也是一位有智識的青年。你能夠眼看着本國千萬的同胞，浴血犧牲，受敵僞殘殺壓迫，還安安心心地過驕侈淫佚的生活嗎？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沒有良心，沒有志氣！

慕容 你憑什麼資格來教訓我？

婉容 我當然沒有資格來教訓你。但是我可以憑妹妹的資格來勸告你

慕容 我本來想勸告你不要從軍，你反而勸告起我來，這真是笑話！

婉容 姐姐 既然這樣，從今以後，我也不勸告你，你也不要勸告我，我們各管

各！

慕容 各管各！好漂亮！你想你到重慶來，吃的是誰？穿的是誰？用的是誰？你

進大學是誰。繳的學費？你還能夠講這樣的漂亮話嗎？

婉容 假如姐姐不願意，你儘可以收回一切。

慕容 這到沒有什麼不願意，我就是反對你從軍。你今天從軍，明天我們就斷絕

關係！

婉容 斷絕就斷絕！我早就不願意用你不乾不淨的錢！

慕容 胡說！什麼叫做不乾不淨的錢！你得替我鬧清楚！

婉容 我沒有這閑工夫，反正你自己明白就是了，

婉容開門疾走出。慕容想一想，隨後追出。

慕容！慕容！

慕容不顧走出大門，慕容追至大門。

慕容！慕容！這樣大的雨，你到那兒去？

慕容！轉來！轉來！

(65) 慕容飛跑上街，全身濕透，冒雨前行，天上雷電交作，慕容睜了一交，起來，又走。穿過了幾條街，到背街一家門首，慕容敲門。一老婦人開門。

慕容 請問，陳玉芝小姐在不在家？

老婦人 剛纔有緊急事情出去了。

慕容 她什麼時候回來？

老婦人 說不上。

慕容 我可以到她房裏去等她嗎？

老婦人 她的門是鎖住的。

慕容 好罷。明天我早上九點鐘再來。

(66) 婉容轉到正街，叫洋車到七星崗，此時雨仍然很大。到沙坪壩最後一趟公共汽車已經快開了。婉容慌忙買票上車。

車上沒有幾個人，一種淒涼寂寞的景況。

(67) 到沙坪壩下車，沒有洋車，婉容步行回校。

此時暴風雨已經過去了，月亮又照出來。樹枝上的雨點，一點點滴下，悲慘的環境。

(68) 進寢室，同學都睡覺了，只有靜容還點着一支洋燭在讀書。見婉容，驚問。

靜容 二姐，你爲什麼回來！你瞧，你全身都濕透了！

靜容忙幫着找衣服，讓婉容換乾的。婉容連打噴嚏。

靜容 姐姐，你上床罷，你已經招涼了。

婉容上床。靜容坐床邊同她講話。

靜容 姐姐，你爲什麼回來？

婉容 不用提了？

靜容 同大姐吵嘴了嗎？

婉容 不但吵嘴？簡直鬧翻了？

靜容 爲什麼呢？

婉容 這還不簡單。我要從軍，她反對我從軍。我堅持，她用斷絕經濟來要挾我。

靜容 （歎氣。）要是你真能從軍也罷了。

婉容 （彎起坐着。）怎麼樣？你有什麼消息嗎？

靜容 今天下午訓導長對女同學有個通知，說政府因爲一時設備不及，女同學暫

緩從軍。

婉容 真的嗎？

靜容 當然是真的。

婉容 那真是糟透了！——不過不要緊，我還有辦法。

靜容 什麼辦法？

婉容 到長沙去！

靜容 到長沙去嗎？

婉容 是的，到長沙去，到長沙殺敵人

第五場 斷臂女郎

第七景 長沙衡陽之間，山中偏僻所在，一大森林中。

(89)游擊隊百餘人，男男女女，各忙着自己的事情。其中十餘人，團聚一處，或坐或立，同聲唱「戰士之歌」。

我們是中國的戰士，

我們是民衆的前鋒，

我們有鮮紅的熱血，

我們有坦白的心胸。

神出鬼沒，

來去無蹤。

衝，衝，衝！

槍林彈雨向前衝！

誰殘殺我們的妻子？

誰毀壞我們的田莊？

我們要驅除敵寇，

我們要保衛家鄉。

天昏地暗，

日月無光。

噓，噓，噓！

刀光劍影滿前方！

我們信三民主義，

我們要獨立自由。

我們要全國統一，

我們要敵愾同仇。

前仆後繼，

不懼不憂。

羞，羞，羞！

蠻夷入主我心羞！

誰不愛自己的民族？

誰願作異族的馬牛？

誰不是神明華胄？

誰又肯俯首低頭？

同心協力，

分憂解愁。

愁，愁，愁！

殺盡倭奴解我愁！

(70)歌完，一陣喧嚷之聲，自己的一隊人回來了。羣衆奔往山頭觀看，遠處平原上張又誠、陳玉芝、婉容全副武裝，騎馬上，與其他騎兵二十餘人，疾馳而至。移時，進森林，羣衆熱烈歡呼。對於又誠、玉芝、婉容，更特別表示熱烈的歡迎。

二十餘人下馬，帶來許多的戰利品。日本旗數面，摺揮刀，鎗枝子彈，軍服，還有幾個日本俘虜。

又誠命令將日本俘虜帶到拘留所，戰利品運到儲藏庫。百餘隊員，全圍攏來。

張又誠 諸位同志！今天早上，我們的使命已經完成。

剛纔帶回來的戰利品和俘虜，可以表現我們勝利的成績。不過我特別要提出的，就是這一次突擊，我們中間有一位同志，作戰特別英勇，功勞最大的，就是剛加入我們不久的隊員，劉婉容，劉同志！

羣衆熱烈歡呼。

張又誠 她在戰鬥的時候，一馬當先；不顧敵人機關槍的掃射，用手榴彈毀壞了機關

槍陣地，炸死七個日本人。她這次連輕傷都沒有帶一點，真是非常地僥倖

。她這樣不怕死的精神，實在是本隊最大的光榮。以後本隊隊員，應當以

劉同志爲模範！

羣衆熱烈歡呼。

張又誠 今天晚上，我們要慶祝我們的勝利。我們要狂歡，我們要飲酒，我們要開

一個盛大的游藝會，誰有本事，誰都可以自由表演，我們要盡情地快樂一

下！

(71)羣衆大歡呼。即時分散，一面唱戰士之歌，一面作種種的準備。煮飯的煮飯，燒豬

的燒豬，倒酒的倒酒，化裝的化裝，搬東西的搬東西。情緒熱烈，快樂，激昂。

游擊隊，

工作忙，

作了這樣又那樣，

沒有後方與前方。

我們的意志堅強。

我們不要功名，

不要富貴，

不要權力，

只要打倒敵寇，

趕走虎狼，

保衛我們的家鄉。

游擊隊，

工作忙，

走了這方又那方，

不管星光和日光。

我們的情緒緊張。

我們沒有口號。

沒有成見，

沒有欺騙，

只有鋒利的寶劍，

慈善的心腸，

保衛我們的家鄉。

你瞧，

夕陽西下，

大地蒼茫，

羣魔亂舞，

人性淪亡！

光明在那裏？

正義在何方？

我們要提起精神

舉起刀鎗，

報仇雪恨，

定亂興邦。

等到那河山依舊，

日月重光，

鶯啼燕語，

鳳舞飛翔，

我們直歡呼痛飲，

痛飲在我們的家鄉！

(72) 游擊隊俱樂部。隊員各種表演。

(73) 日本軍隊在月夜中前進。

(74) 游擊隊俱樂部表演。

(75) 日本軍隊前進。

(76) 天色微明，游擊隊員，均在林中酣睡。

忽然哨兵一聲槍響，緊急集合號一吹，全體慌忙起立。

(77) 日本軍隊進攻，隊員迎戰。一場惡鬥，戰場上各部分均互有損傷。

又誠玉芝婉容統率羣衆英勇作戰屢挫敵鋒。

(78) 又賊中彈，奄奄一息，婉容玉芝奔救，又誠臨死前囑婉容領導游擊隊，繼續抗戰。

婉容應允，又誠瞑目而逝。

(79) 戰事繼續相當時候，敵衆我寡，勢漸不支。婉容召集領袖數人，決議突圍而出。婉容同隊員十餘人擔任掩護工作。

(80) 大隊撤退，婉容苦戰，牽制敵人。敵衆包圍，婉容知大隊去遠，率十餘騎突圍而去，死數人。婉容和同伴，終於脫險，但左臂受傷。婉容裹傷逃走。途遇中央軍大隊開來，大舉反攻，敵人奔潰，重奪山林。

(81) 婉容與同伴疾馳，穿山越嶺，最後達到目的地，下馬即暈倒。

(82) 同伴抬婉容入房，醫生檢視，謂婉容中達姆彈，骨肉均碎，非斷臂不可。

(83) 玉芝及其他隊員在門外緊張等候，醫生在室內開刀。最後醫生出來，謂手術經過良好，婉容生命可以保全，但是從今以後，是「斷臂女郎」了。以下寫斷臂女郎各種戰績。

(84) 婉容與騎兵數十人，在馬上唱歌前進。

(85) 婉容率羣衆在戰地衝鋒。

(86) 一隊日本兵正在公路進行，婉容率衆突出，日本兵驚呼「斷臂女郎來了！」四散奔逃。

(87) 婉容率衆在黑夜，炸燬日本火車。

(88) 婉容率衆開入攻下了的縣城，城內居民，熱烈歡迎她。街上小兒均指婉容，說她就是斷臂女郎。

(90) 各種報紙大字登載斷臂女郎的消息。

(91) 劉婉容與游擊隊重到舊日山林，隊員工作緊張，精神激發，齊唱「斷臂女郎劉婉容」。

誰是女中豪傑？

誰是民族英雄？

誰有隻手撐天的本事？

誰有空前絕後的戰功？

誰能同情大眾？

誰能陷陣衝鋒？

——只有斷臂女郎劉婉容！

誰不輕歌曼舞？

誰不施粉搽紅？

誰則救國救民的勳榮？

誰則開天闢地的作風？

誰能拋棄安樂？

誰能貫徹始終？

——只有斷臂女郎劉婉容！

劉婉容，女英雄，

英名偉績噪寰中。

芳草綠，夕陽紅，

美人烈馬疾妙風。

寒敵胆，建奇功，

么魔小醜盡潛蹤。

從今後，中華女，

決心要學劉婉容。

——劉婉容，劉婉容，

斷臂女郎劉婉容！

第六場 不重生男重生女

第八景 重慶新生活運動會。

(92)重慶鳥瞰。

(93)重慶熱鬧街道，賣報小孩數人飛跑，連聲叫「號外」，「號外！」

(94)一家商店老板，買了一張號外，打開一看，大感興趣，對其他數店員道：「你瞧，斷臂女郎劉婉容到重慶了！」

其他數店員，羣聚圍讀上面寫着：

斷臂女郎來渝！

名聞全國的游擊隊領袖，斷臂女郎劉婉容，昨來渝，與政府當局商洽要件。重慶各界擬於本日下午四時在新生活運動會開會歡迎。按劉氏以一妙齡女子，統

率民衆，轉戰經年，屢建奇功，陪都人士，無不渴想一瞻丰采，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也。

(95) 金德望家飯廳。慕容，金德望，劉鼎昌，正在用早餐。春蘭慌忙入。

春蘭 太太！

慕容 你慌慌張張的幹什麼？

春蘭 二小姐回來了？

劉鼎昌 (驚起) 在那兒？

春蘭 不知道？

劉鼎昌 嘿！(失望坐下。)

慕容 你怎麼知道二小姐回來了呢？

春蘭 滿街的人都在說，說是二小姐回來了。

慕容 滿街的人都在說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春蘭 王忠說的，他說報館出得有號外，他還買了一張回來。

劉鼎昌 號外呢？

春蘭 在王忠那兒。

慕容 糊塗東西！還不趕快去拿來！

春蘭出。

金德望 我早就說二妹會回來，你們總不相信，現在該相信了罷。

慕容 少說些話！你懂什麼？

金德望 聳聳肩，繼續喝稀飯，特別地響。

慕容 你瞧，長了這樣大，連稀飯都不會喝，那樣響！

金德望 不響不痛快！

慕容 胡說！

春蘭持號外入。慕容鼎昌共讀，金德望繼續喝稀飯。

劉鼎昌 婉容回來，爲什麼不到家呢？難道她連我都不願意見了嗎？

慕容 也許她忙呢。反正今天下午歡迎會她一定在那兒，我們到新生活運動會去

好了。

劉鼎昌 我想頂好早一點去，我們最好坐前面。

慕容 好的。

金德望 我去不去呢？

慕容 你自己說你應不應該去！

金德望 自己說嗎？我說什麼呢？

搔搔腦袋，沒有主意，再喝稀飯，喝得特別響。

(96) 張德新與三人正在打牌，旁邊有四個女人陪着。劉月生持號外走進來。

劉月生 老張，你的愛人回來了！

張德新 瞎說八道！

劉月生 真的！你的愛人劉婉容回來了！你瞧這兒！

張德新 (接號外) 她真回來了！

劉月生 她這個風頭可出得真不小！你不想見她？

張德新 我當然想見她，就是怕碰釘子。

劉月生 你還愛她嗎？

張德新 這就很難說了！

劉月生 你不要忘記，她只有一隻手，跳舞都不方便。

張德新 真可惜！

劉月生 可惜她只有一隻手嗎！

張德新 不是，可惜我從前沒有得着她！她真是一位超羣絕類的女子！

劉月生 我說她是一個傻子。放着舒服生活不享受，偏要去打仗，當兵。

張德新 你不懂！你懂什麼？你根本是一個糊塗虫！

張德新說完，用力推牌起立走出。劉月生瞪目驚視。

(97) 中央大學女生宿舍，十餘女生圍着靜容。

女生甲 靜容請你再講一點關於你姐姐的事情，太有趣了！

靜容 以後慢慢講好了。

女生乙 靜容，你姐姐真的只有一隻手了嗎？

靜容 當然是。

女生丙 我想你姐姐身體一定很强壯。

靜容 她從小就長得很結實，進學校就天天鍊身體。她說：沒有強壯的身體，不能擔當偉大的事情。在長沙女子中學，每年運動會的第一，她是拿穩了的。

女生甲 你今天到歡迎會去嗎？

靜容 當然去。

女生丙 我們都去。還有許多許多同學都要去。

女生丁 靜容，今天下午的化學試驗，你不作了嗎？

靜容 我不作了。我想科學固然要緊，但是有許多救國工作，刻不容緩，我們得趕快去作，不能專讀死書。

女生丁 靜容，你的主張改變了，是不是受了你姐姐的感動？

靜容 當然是受了她的感動。她這樣驚天動地得行爲，試問全中國有血性的婦女

，那一個又不受她的感動呢？

(98) 歡迎會上，人山人海。金德望慕容靜容張德新均在前排。會已將完，婉容繼續演

說：

「——最末我還有幾句話。中國的社會，數千年以來，重男輕女。男人看不起女人，女人也看不起自己。從今天起我希望全中國的女同胞，不管前方後方，都淬勵奮發，加入抗建工作。只要我們有決心，無論任何男子作的工作，我們都可以作的！」

羣衆拍掌歡呼，齊聲唱「斷臂女郎劉婉容。」

(99) 唱完，羣衆拍掌歡呼主席宣佈散會。

(100) 婉容下臺，至劉鼎昌前。

婉容 爸爸，請你原諒，我昨天沒有來看你，我實在抽不出工夫。——姐姐！

慕容 婉容，你能夠寬恕我從前對你的一切嗎？

婉容 我當然寬恕。不過我更希望今後你能夠參加抗建工作。

慕容 我很懊悔我從前的行爲，我現在覺悟了。

婉容 妹妹，你好嗎？學問想來更有進步了？

靜容 姐姐，從今以後，我不讀死書，我要學你。

婉容 （見張德新欲前又止，不敢見她。婉容走上前和他握手。）張經理，你好

？

張德新 婉——劉小姐，你真是偉大！我以後一定要改變我的生活態度的。

婉容 那就好極了！

劉鼎昌 婉容，我有一句話要向你說。

婉容 爸爸！

劉鼎昌 你記得白居易有一句詩嗎？

婉容 那一句？

劉鼎昌 「不重生男重生女」——

婉容

爸爸，你現在不討厭女孩子了嗎？

劉鼎昌

豈但不討厭？我簡直特別喜歡！因為我現在澈底明白，女人和男人是一樣

的！（劇完。）

